

# 朝霞

8

1976





中共中央给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电…………… ( 3 )

· 小 说 ·

前线(征文选刊)……………于 水 ( 4 )

初夏……………凌 岩 ( 11 )

书记拜师……………高启道 ( 27 )

交班……………谢炳根 ( 59 )

方向……………赵孝思 ( 62 )

本色……………唐水明 ( 64 )

龙江花……………张建中 ( 67 )

· 散 文 ·

金色的水路……………杨 淼 ( 45 )

高路入云……………方 敏 ( 50 )

· 诗 ·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战歌壮……………成莫愁 ( 22 )

送报的姑娘……………周 涛 ( 23 )

你好! 山村……………李曙白 ( 24 )

草地上的牛倌……………陆志萍 ( 25 )

走进鲁迅的故居……………冯新民 ( 26 )

向华顶风(叙事诗)……………胡永槐 ( 70 )



## 学习班园地

破冰的人(小说).....龚金凤 方国平 单慧玉 (53)

弧光曲(散文).....瞿 铭 汤 君 (49)

### · 朝霞随笔 ·

我们什么也不怕.....艾荃竹 (35)

一张列宁的照片.....吴小丽 (36)

“工农兵业余作者”这个称号.....胡廷楣 (37)

我是一个兵.....蔡期立 (39)

崭新的等号.....花 萌 (40)

理想谈.....陈大康 (41)

### · 曲 艺 ·

抗震救灾胜利歌(弹词开篇).....曹刚强 (43)

### · 评 论 ·

录时代风云 塑一代新人

——漫评段瑞夏同志的短篇小说.....陆建华 (73)

## 学习鲁迅文艺论著札记

做“大众中的一个人”.....石望江 (79)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朝霞随笔》的随笔.....严隽雄 (34)

# 中共中央给地震灾区 人民的慰问电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讯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电报全文如下：

河北省、天津、北京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市警备区并转唐山及其附近遭受地震灾害地区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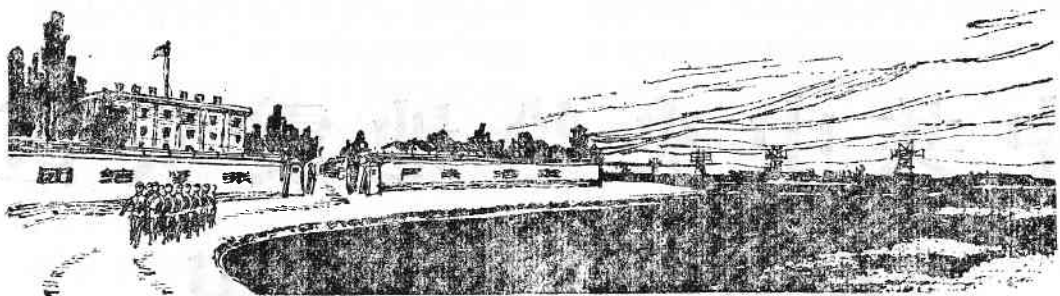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 前 线

于 水

一

一辆草绿色的北京牌吉普车，从蜿蜒的海堤公路上开来，飞也似地闪进了营房的大门，离师部机关大楼还有几百米远，在大操场边上猛地刹住了。车刚停稳，师政委章坚一跃身从车厢里跳出来，随手“啪”地关上了车门。在汽车的引擎声里，他笑着对司机招了招手，说了句什么，转身朝操场走去。

宽阔的操场上，战士们正在摸、爬、滚、打，时而卧倒举枪，时而跃起冲击，杀声象一阵阵怒吼的海潮。此起彼伏的信号小喇叭和钢铁的撞击声响交织在一块。章坚一眼看出了，这是在演习前沿海岸防御。他熟悉战士们那龙腾虎跃的身影，但是今天的杀声却分明比以往更加响亮。章坚听得出来，在他们的杀声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流在翻腾。一阵冰冷的海风呼啸着卷

来，扑到章坚脸上，他似乎没觉得寒冷，反倒感觉到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提早来到了。

章坚这种感觉，完全是心情兴奋的缘故。半个月之前，毛主席、党中央给上海工人阶级发了“贺电”，就象一阵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昨天，毛主席、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又象一声春雷！军里正开着的政工会议，连夜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支左的指示，为了及时贯彻，政工会议提前结束了。今天一早，章坚象接到了战斗命令，急急地跳上车，拍着司机小李的肩膀说：“快，两小时赶回师部！”

章坚朝前走了几步，发现操场边上，一排冬青树下，有一部分战士在休息，正三三两两的议论着什么。他凭着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经验，总能敏锐地感觉到战士们的情绪。这会儿，他看出，在战士们中间有一种激昂的请战气氛。章坚朝议论热烈的战士们走去，每次外出归来，他都要先看看战

战士们，这也是他的习惯呢！

没等章坚走近，战士们就一齐围上来。章坚和战士们握手打着招呼：“同志们，你们好！”

一个小战士手里拿着份刊载着毛主席指示的报纸，走上前说：“政委，有什么新的战斗任务吗？”

章坚笑着朝大家看了一眼，回头指着小战士手里的报纸说：“新的战斗任务，不全在这上面写着嘛！”

这一说，战士们都乐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

“政委，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支左？”

“政委，这是我们‘火箭筒’班的请战书！”

“政委，听说兄弟部队已经行动起来，可咱们这里怎么还没有动静？”

热腾腾的话语，热腾腾的心，感染着章坚，他点着一个叫得最响的小战士的鼻子说：“啊哈，你这小鬼，冲锋号一响，手脚发痒啦？”又回头，对着一个小胖子说：“你也急啊？仗有你打呐！”

战士们轰地笑了。有个高个儿战士，站到章坚面前说：“政委，肖副军长在咱们师里蹲点，你和师长可得到他那儿用劲争取争取啊！”

章坚笑着说：“好，我保证！”说完朝师部机关大楼走去。他的脚步跨得这么大，这么快，当他跳过操场旁那条宽阔的排水沟时，战士们见了都敬慕：五十多岁的老政委，多象一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

章坚这种劲头，也完全是心情兴奋的缘故。刚才在车上，他就盘算好，一回来，马上找师长研究，并且立即召开党委讨论落实毛主席关于支左的指示。这会儿他又被战士们那种昂扬的战斗激情所鼓舞。章坚大步跨进办公大楼，经过楼下那间“群众来访接待室”时，蓦地停住了。他看见屋里坐

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人，身穿洁净的蓝布工装，臂上带着鲜红的工人造反队袖章。章坚仔细一认，惊喜地大步迎上去，喊了声：“老江！”紧紧地抱住了他，又问：“那阵风把你吹来了？”

老工人名叫江海根，是市里一家钢铁厂的炼钢工，他和章坚很熟悉。他笑着没回答，却说：“你们这儿的值班人员可顶真呐。我要找你，说你不在了。我要找老耿，他们又说要跟耿师长报告。哈哈……”

章坚也笑了：“你干嘛不对他们说：我是你们师长、政委的老战友，当年是解放这座城市的工人纠察队长，今天是工人造反队……哈，也是个头头吧？”章坚打量着老江，又说：“你瘦了，前段时期，你们的斗争很艰苦吧！”

“革命嘛！”接着，江海根讲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说到一小撮走资派搞破坏时，老工人愤怒异常，说到他们的斗争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时，老工人喜悦万分。末了，江海根说：“这里边也有你们的支持啊！”

听着这些，章坚很是激动，说：“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我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嘛！”

江海根充满感情的眼光望着章坚，想说什么，过了一会才说：“老章，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

章坚看出来，老工人说这个话的时候，神情是那么的严肃，“是有什么困难需要部队支持吧！”章坚这么想着，主动地问道：“你说吧，只要有利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能办到。”

“事情是这样的，”江海根说：“犯有严重走资派错误的市委书记申志民，前几天突然不见了，有人说，他是跑到部队里来了，而且听说就在你们海滨。若真是在这儿，工人革命造反派希望他回去，回到群众

中去。”

章坚一愣，说：“这件事我还不清楚。走，我们一起找老耿去！”

两人上楼，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师长耿玉田正在对那个值班员交代着什么，一见章坚进门，顿时喜上眉梢，连忙迎上去，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老章，你可回来啦！”

章坚转身让江海根上前，对耿玉田说：“老耿，你看是谁来了？”

耿玉田仔细认了一下，认出是江海根，连忙和他握手。他们没有多寒暄，章坚就问起市委书记申志民有没有来部队的事。

耿玉田没有回答，自顾去给江海根倒茶。他拿来的杯子不大，可放了一大把茶叶，就在这一瞬间，章坚发现耿玉田有点手忙脚乱，神色不自然，断定这里边有问题。

江海根见耿师长态度热情，却又不回答问题，便说：“要是申志民不在这儿，那也就算了。你们忙吧，我这就回去啦！”

章坚双手拦住说：“老江，你来一趟不容易，今天就住在我们这儿。晚上，咱们把部队集合起来，请你给我们上上课！”

“要我讲课？我有什么可讲呀！”江海根摸着平頂头说。

“你就讲讲文化大革命吧，讲讲市里工人阶级是怎么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斗的。你知道，咱们那班小伙子，是多么关心文化大革命哪！老耿，你说是吗？”

耿玉田点了点头。

## 二

警卫员领着江海根休息去了，屋子里剩下章坚和耿玉田两人。

章坚转身望着师长问道：“老耿，难道申志民真在我们这儿？”

“是的，已经来了三天了。”耿玉田的眼光回避着政委。

章坚捏着拳头的右手，击了一下自己左手的手掌，心里思忖：目前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作为市委书记应该到群众中去，可是申志民为什么来到部队，一住几天不走？

耿玉田似乎也看出章坚心里有疑团，便把市委书记申志民到部队来的经过说了：就在章坚出席军里召开的政工会议的当天晚上，在师部蹲点的副军长肖大诚通知耿玉田，说申志民要到部队的海滨驻地来视察工作。就在这天深夜，申志民果然来了。

章坚问：“师党委讨论了这件事吗？”

“没有。我想……”耿玉田张了张嘴，没有说下去。

章坚的心里翻腾起来。四九年进城以后，他与申志民接触不多，但有一件事，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九六一年。面对着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面对着国际上帝、修、反的反华叫嚣，全国军民憋着一股气，鼓足干劲，艰苦奋斗。那时，部队到一个钢厂去支援搞运输。一次，听说有个外国“考察团”要来，上面要厂里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兴建的土高炉拆掉，工人们坚决不让拆。章坚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阴雨天的傍晚，一辆黑色的“别尔卡”轿车，驶进了钢铁厂，停在土高炉前。车门打开了，钻出来的正是市委书记申志民，他对着早已候在那儿的厂长说：“赶快拆掉吧！”没等厂长回话，工人们围拢来责问：“为什么要拆？”申志民淡淡地说：“这个你们不必多管了，这是领导上的事！”炉前工江海根一步跨上前说：“书记同志啊，这批土高炉是大跃进时，咱们工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建起来的，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狠心，把它们拆掉？外国人要来？来吧，让他们看看，看看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志气，这不



是很好吗？”不知道申志民还记得没记得，这位炼钢工人的血曾经和他的血流在一起！可是申志民的目光没有朝江海根看一眼，工人们不听他的话，使他有点恼羞成怒，他对着众人说：“你们知道些什么！大家好好去干活吧，到时候，拿工资，领奖金，就是了！”章坚穿着炼钢厂的工作服，站在工人中间，亲耳听到了他的老上级对工人的训斥。听听申志民的话，这是对大跃进不满啊！这是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把工人看作奴隶啊！章坚不理解，一个和自己一样，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老同志，怎么会变得这样？章坚被激怒了，他要当面质问申志民，可申志民已拖着厂长钻进了汽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了，章坚捧着毛主席的指示和《十六条》，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学习。他在挤满人群的街头，看到了揭发批判申志民的大字报，这时候，他才找到了答案，看到申志民是在执行着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可是现在正是需要申志民经群众运动教育的时刻，他却来到部队，一住下就不走，这不是他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吗？

耿玉田慢慢喝了口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老申这时候住在部队里，我也觉得不妥当。可是，这是老肖同意的，他是我们的上级领导，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能……”确实，耿玉田觉得处理这些事很难，肖大诚要他把申志民安排下来，他照办了，肖大诚要他严格控制“群众来访接待室”，他也照着办了。

章坚也知道耿玉田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同志，便轻轻地说：“老耿，服从上级，这是很可贵的品质。可是，对于上级那种危害革命的错误决定，作为一个下级，能够坚持原则，这更可贵呵！”

耿玉田没有答话，默默地抽烟。

章坚凝思了一下又说：“老耿啊，我

们要是不能真正和人民站在一块，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就会有障碍啊！老耿，我想抓住这件事，晚上请老江给部队作个报告，然后发动全师指战员讨论：部队为什么要支左？我们应该怎样支左？”

不知什么时候，副军长肖大诚已经站在门外。他听到最后一句话，心里一动，一推门走了进来：“老章，听说你回来了。”

这两个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章坚身材高大，英武挺拔，眉宇间显得明朗而坚定。肖大诚比章坚略矮，长得粗壮而彪悍。他们不太热烈地握着手。非常可惜，这两个战争年代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战友，文化大革命以来，感情上却有点儿格格不入。

章坚一回身，从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说：“老肖，你看，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号召我们上前线！”

肖大诚煞有介事的挥挥手说：“前线？嗨，咱们这儿不就是海防前线！”

章坚哈哈笑了一阵问肖大诚：“难道你以为，只有面对拿枪的敌人，才算是上前线了？”

肖大诚毫不掩饰地说：“可以这么理解。咱们是部队，部队就是打仗的嘛，就得守卫海防前线！”

“不，”章坚口气坚决地说：“咱们是得守卫好祖国的海防前线，这是我们的职责。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前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前线！老肖，我觉得，我们又在打仗了！”

“什么？打仗？”肖大诚惊奇地耸了耸眉梢，转脸望着站在一旁的师长耿玉田，仿佛在问：“这个话你懂吗？”

耿玉田不想插嘴，他觉得章坚的话是对的，他希望自己的政委继续说下去。

“是的，毛主席又在带领我们打仗了！一个有亿万人参加的大战役，一个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战役！”章坚握起双拳，打



提到申志民这三个字，肖大诚吃了一惊，他重重地放下茶杯，茶水溅到桌上。他站起身说：“你别拉扯，他可是来部队视察工作的！”

谈话很难继续下去。

### 三

晚上，章坚果然把部队集中在大礼堂里，听老江师傅做报告。会场里气氛火热极了，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口号声。战士们要求支左的热情就象一堆堆干柴，一经点燃就呼啦啦地烧起来。

肖大诚没有进去，他在礼堂外面焦躁不安地踱着步。这种报告会，明摆着是要撵申志民嘛！好容易等到散会，部队带出了会场，章坚最后走出来。

肖大诚走上去，脸色铁青，一串火向着章坚喷发出来：“老章，你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报告会？”

章坚平静地回答：“为了发动全师的指战员，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肖大诚咄咄逼人地怒视着章坚，直截了当地说：“我请你别忘了，老申可是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而且还是你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对这样的老首长，你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好，我请你看一件东西。”肖大诚说着，很有准备地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从中抽出一张纸头，递给了章坚。

啊，一张难忘的路条！由于年代久远，纸面发黄，上面画着的路图也有些模糊。

着手势说，“眼下我们全国，两个司令部已经摆开阵势。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怎样带兵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已争论许久，看来还得争下去。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带领部队守卫好祖国的海防前线，更得带领部队走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前线去！而且，我们还要注意，我们将站在这个前线的哪一边！”

大概是因为章坚的话，使肖大诚不好理解，他倒上一杯茶，坐到沙发上，吹着热气腾腾的水汽，一言不发。

章坚走到他身边，说：“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那么请问，你让市委书记申志民住在部队不走，是怎么想的？”

可是，当年的战斗岁月却那样清晰地跃到章坚的眼前——

一九三四年，章坚和肖大诚同在一个地主家里当牛倌。他们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压迫，一天夜里，放火烧了老财的大院，逃到一座荒无人烟的山上。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一个执行任务的红军干部路过这里发现了他们，告诉他们：只有投奔红军才是出路。他们就是拿着这个红军干部画的路条，找到了红军。这个红军干部，就是今天的市委书记申志民。

章坚拿着路条的手微微颤抖着，他眯起眼，久久地看着，象要辨认出当年走过的路和当年领路的人……

肖大诚认定章坚动情了，轻声说：“老章，我们毕竟是老申的老部下，眼下，人家正在难处……”

“副军长同志，你错了！”章坚坚决地说：“一个革命者，应当珍惜战友之情，但他更应当珍惜党的事业！如果有谁出于私情，而对危害党的事业的行为无动于衷，那是犯罪啊！”

肖大诚因为自己无法说服一个下级而苦恼，他毫无表情地说：“老章，也许你是对的！”说完扭头就走。他穿过操场，走出营房，朝海堤走去。

章坚对着副军长的背影，出神地望了好一会，心情很沉重。他想了想，决定约了江海根一起去找肖大诚谈谈。他有信心说服这个上级。

章坚和江海根走上海堤，只见肖大诚坐在一块里程碑上，面对黑沉沉的夜幕托腮冥思。大海精力旺盛地在奔腾，发出雷鸣一般的响声。章坚走近副军长，把自己的大衣披在肖大诚的肩上。

“老肖，我请你看一个人。”章坚一回身，江海根站到了肖大诚面前。本来，肖大诚也应该是认识这个老工人的，可是事隔

多年，他把人家忘记了。章坚介绍说：“老肖，还记得吗？这位就是当年在解放钢厂的战斗中，和咱们并肩战斗过的工人纠察队长老江同志！今天就是他给我们上了一课！”

象一发重磅炮弹在肖大诚面前炸开，他回忆起来了。那是一九四九年，这个城市已经大部解放，剩下踞守在钢厂的残敌还在负隅顽抗。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护厂房，战斗打得很艰难。疯狂的敌人眼看大势已去，妄想炸毁炼钢炉。集团炸药包的导火索冒着烟，申志民、肖大诚和章坚率领着战士冲来。就在同时，老江已经抢先扑上，抱起炸药包用力扔开去。炸药包在钢渣堆里轰然一声爆炸，炼钢炉保住了。老江却受了重伤。章坚、肖大诚、申志民也负了伤，他们的血流在一起……

肖大诚沉缅在往事里了。回忆使他激动而震惊，也使他心里更乱，好象塞进了一团麻。

老江主动走上来，深情地握着肖大诚的手说：“老肖，当年咱们是站在一起的，今天咱们更要站在一起！”

“是呵，要永远站在一起！”章坚也满怀挚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老肖，在战争年代，我们这样做了，今天我们也不妨以革命的名义问问自己：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我们到底站在哪个阶级一边？！”

肖大诚只觉得头脑里嗡嗡作响，他有点坐不住了。

章坚把刚才那张路条还给肖大诚，说：“对于申志民，我们还希望他向好的方面转化。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他回到群众中去。他到部队来是逃避革命群众运动的，老肖，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咱们可不能给他发放这个路条呵！”

肖大诚点燃一支香烟，象在自语，又似

在发问：“难道这真是阶级斗争？”

“是的。”章坚说：“文化大革命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难道申志民这样的人，就是代表了被推翻的阶级？”

“我们党内确实有这么一批人哪，当年他们也参加了革命；可后来他们掌了权，自觉不自觉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的人变了，实际上已经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蛀虫！”

“老肖，”江海根激动地走上前，章坚知道他要讲出一番亲身经历来了，果然，他从大跃进讲到文化大革命，他多希望用自己亲身感受的一桩桩事实，使副军长看明白，申志民究竟是在代表哪个阶级。

航标灯在海上闪闪烁烁。肖大诚若有所思，喃喃地说：“我总想，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也为革命流过血。到了社会主义，人民把江山交给我们，我们守好它，敌人来，我们坚决把它消灭，总该算尽到我们的责任了吧……”

章坚完全相信副军长的表白。但他也惋惜地感到，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战友，对于我们的事业却是多么不理解！章坚一转身，指着绵长的海堤说：“老肖，打个比方吧，这条长堤就象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风浪好比是外部的敌人，为了防止风浪的侵蚀，我们在堤外铺了石板。而内部敌人却象是些老鼠，它们打洞破坏着

大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样的教训还少么？我们是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侵略、反复辟，我们都要站在前线！”

啊，前线！这对战士来说是多么令人神往啊！提起它会使人想起炮火硝烟、海防边防……然而前线的含义决不仅限于此。社会主义革命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呵！

涨潮了，大海咆哮起来。一阵海风吹过，飞起一片雪浪花，溅到三个人身上。他们面迎风浪，紧紧地站在一起。

第二天一清早，那辆黑色的“别尔卡”就开进营房，把申志民接回去了。

吃过早饭，司机又把北京牌吉普车冲洗得明亮照人，一直开到师部机关大楼门前。凌晨，军里来了电话，为了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同意该师抽出部分干部和战士，走上支左的前线。今天，章坚就要打前站去。

章坚、肖大诚和老江一起登上车，车子驶出师部大门，沿着蜿蜒的海堤疾驰起来。这些天里，一月革命风暴正席卷全国，一片片红旗、标语、袖章，打车前扑过来；一队队工人、学生、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队伍，从车旁闪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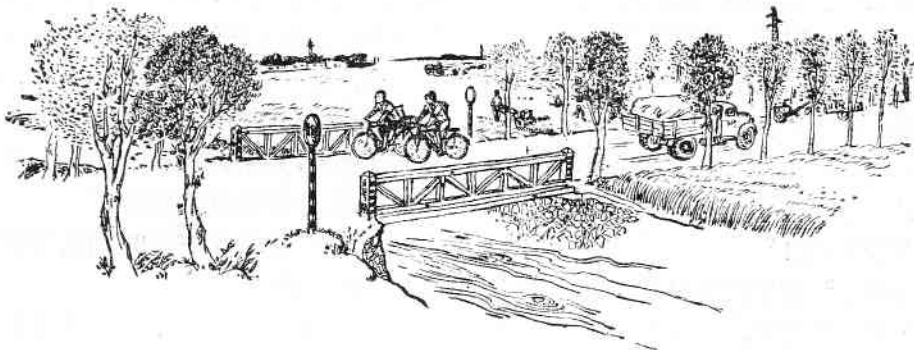
章坚兴奋地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快点！嗯，再快点！”

（题图、插图：张培础）



# 初 夏

凌 岩



满满的春塘河水，流过一个郁郁葱葱的竹园，穿过一座座青墙红顶的排灌站，又绕过无数个生产队的村庄，向黄浦江的一条支流直奔而去。

河北岸的机耕路上，两个骑着自行车的人，正笃悠悠地由东向西蹬着，嘴上还在闲聊着什么。

“真是一日三变呀！你看，昨天我坐车路过这里，两岸还是金黄一片，今天……”发着感慨的是县委书记赵子仁，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矮壮个子。

“‘三夏’就是这么个特点，‘元麦、大麦起了身，蚕豆、小麦落脱魂’嘛，差不得一天哟！”另一位瘦筋骨，说一口本地话。他的年纪起码比县委书记赵子仁小两档生肖，黝黑的长方脸，一对亮晶晶的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那簇梳子从没梳服过的头发在

微风中一颤一颤。他上身穿篾芦条土布衫，下身是螺壳纹土布裤，袖子和裤管卷到臂肘和膝头，勉强嵌在塑料凉鞋里的一双脚，脚趾头象小蒲扇，越出了鞋底的阔度。他骑车的本领比县委书记要老练得多。你看，他右肩上挎了只补了又补的学生包，独手挡手把，半侧着身子，让另一只手伸到后边，掐住绑在书包架上的一个行李包。这个人便是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朱志远。

赵子仁转过脸来说：“这次要好好把春塘大队的小麦丰产片经验总结好。不简单呀，一百亩长得一个样！”

朱志远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赵子仁又说：“再过半个月开三千会，我看没问题。有了这个典型，别的我就不担心了。”

朱志远朝他打量了一阵，象是要说什么，可还是没接口。

赵子仁用力气蹬了几下车，接着说：“我们县农业老是上不去，压力不小呀！到

上面去开会，我总是找个角落里坐，以后你也可以去尝尝那种味道……”

这一回，朱志远兴奋地接口了：“叫我，偏要坐在前面。干社会主义嘛，有点压力好哩！”

“话是那么说的……”赵子仁觉得身旁这个年轻人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还象是在大队里当支部书记似的，说话不掂份量。他转了个念头：对了，或许是自己这些话太泄气了，何必给人这种印象呢！他转口说：“不过，这一百亩丰产片如能打个六百斤一亩，那么我们县上去的途径问题也就解决了。”

“那可不一定！”

“当然啰，”赵子仁胸有成竹地说，“还得抓领导班子的课题。可这也是那块丰产片成功的经验之一呀。这个大队前几年很不团结，后来调整了几个干部，要他们把精力都放到生产上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都亲自抓那块丰产片，田头牌子上还写着他们的名字呢。这么一来，总算安稳了，蹲在那里觉也睡得着了。”

朱志远笑笑说：“我这个人倒是相反的，越是安稳的地方越是睡不着觉，就是喜欢有点矛盾呢！”

……

两人谈笑风生，边蹬边看，忽而并肩齐行，忽而一前一后，不觉已来到春塘河一个盘陀弯的鸡鸣桥头。这里热闹非凡。拖着旋耕犁尾巴的小拖拉机，来来往往，密似穿梭。运送草塘泥和猪粪的小伙子，穿着五颜六色的汗背心，推起翻斗车你追我赶。那些花衬衫上溅满了泥浆的姑娘们，尾随着一台台插秧机，“格格格”的笑声和“铿铿铿”的引擎声掺和在一起，向明镜似的水稻田走去。不知是因为自行车该向这些人和“机”让路呢，还是因为被这市郊水乡初夏的热闹景象吸引住了，两个人都不由自主

地跨下了自行车，推着上桥。

鸡鸣桥的南堍，机耕路的东边，就是春塘大队的那块丰产片。田边路旁用砖砌了一块丰产牌，白粉墙上用红漆写着：面积：一百亩。指标：亩产六百斤。措施：五条……“试验者”一栏底下，有一长串名字。两人走到这垛牌子面前，赵子仁用手指了指已经黄熟的麦禾，显出得意的样子，示意正在看牌子的朱志远看看。朱志远随手摘了一穗，放在手心里一搓，嘴一吹，麦壳飞舞起来，黄澄澄的麦粒在他手心里滚动。他拣了两粒，先用食指和拇指一捻，再塞进嘴里一嚼，十分惋惜似地说：

“可惜！全靠化肥逼出来的，千粒重最多二十四克！”

化肥用得多是事实，可他怎么看得出来？赵子仁正诧异，忽然远处有人叫了起来：

“赵书记来啦！”

“赵书记，快来呀，丰产片给糟蹋啦！”

赵子仁吃惊地向呼叫的方向探了探头，然后把自行车推到丰产牌旁边“咔嚓”一锁，朝身旁的朱志远挥了挥手：“走！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盘陀弯里两个生产队在吵架。

第五生产队队长张宝龙，拦住了一台正要丰产片田边上开过去的丰收45型拖拉机，左手叉腰，右手撑着一根扁担，跨着骑马步，两眼冒着火星似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拖拉机手是个矮墩墩的小伙子，一张不服气的面孔探出机窗外，声音很低地申辩：“人家四队的那块‘箱子田’，单等耕耙放水做稻板，你们一不让筑路，二不让造桥，难道叫拖拉机飞过去？”

张宝龙不让地说：“这是县里赵书记抓的丰产片！我们想提早一天割他都没同意。赵书记说要再等一场雨，多长一层皮哩！”

拖拉机熄了火。等候在那边“箱子田”里的四队社员，成群结队地奔了过来。有的一边奔一边嚷：“你们的麦子丰产片不得影响，我们的早稻难道就应该耽误吗？”

正在争吵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推着自行车走在丰产田边上的赵子仁，就求救似地呼喊起来。

赵子仁在十五年前就在这个县当县委书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贫下中农的批判，他对自己犯的走资派错误有了认识，并且下决心改正。他冷静地想过，需要改正的地方不少，其中有一条，人家批评他从前蹲点象“白露的雨，到一块坏一块。”这一点非改正不可。所以，他在春塘大队蹲这个点，定要蹲个名堂出来。他在这里挂帅搞了一个丰产片，小麦长势好，心里非常满意。谁知，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朱志远，一再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求到下面去，今天，赵子仁就是陪他下来轮换的。此刻，他一听丰产片给糟蹋了，焦急地朝前赶去。

朱志远跟着过去一看，马上明白：目前的情况是农业机械化在飞速发展，对农业园田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象眼前四队、五队这种“插花地”就不相适应啦。尤其是在这三熟制的地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当四百五十天来用，初夏季节哪里差得起一天两天呀。朱志远正为拖拉机开不进“箱子田”去耕耙而着急，赵子仁却先对着拖拉机手开口了：“竖在田边的那块大牌子你没有看见？长得这么好的麦子不是茅草！”

拖拉机手“腾”地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朝赵子仁膘了一眼，头一别，气鼓鼓地说：“好，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再开！”

这可把四队的人惹急了。四队队长孙旺元，是个回乡知识青年，火气也不小，他当着县委书记面责问：“交换‘插花地’不肯，走走拖拉机又不让，还要不要叫这块

‘箱子田’给人民作贡献？”

朱志远没有再看热闹，独个儿从河边兜到四队那块“箱子田”里走了一圈，重新走回来，嘻开了嘴，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事很感兴趣。赵子仁怕他不了解情况就表态，走过去拉了拉他的衣角，轻轻地提醒说：“他们是一对老冤家了，哪一年不吵上几架呀！”

朱志远问：“他们为了什么吵呀？”

赵子仁情况熟悉地举着例子：前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需要开一条大排沟，由于两个队占用的土地不平均，吵了一场；去年，两个队合着在一条河里种水浮莲作青饲料。五队种在南半边，没管好，被一潮水冲光了。四队的长得太兴旺，漫过了河中心，到了五队地界，五队有人捞了一些，两个队又吵了一场。赵子仁说：“你看看，那还弄得好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看这种事跟家务事差不多，所以，我在这里蹲点抱定一个宗旨：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一概不管。要不，还种得好丰产片吗？我看你以后也少管这种事！”

“我对这种矛盾非常有兴趣哩！”朱志远笑着说。

“那你别再想搞好丰产片！”

朱志远又笑笑说：“丰产片？当然也有兴趣，我还想搞得更大些呢！”

赵子仁以为年轻人在说笑话，又见丰产片并没真的糟蹋，便催着朱志远快走。

朱志远心里想：老赵说的这些怎么能算鸡毛蒜皮呢？这明明是生产力发展了，小集体之间有矛盾。老赵是看不见这种矛盾，还是看见了故意避开？朱志远还来不及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他又忍不住，便走到人群中说：“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大家还不都是春塘大队的！我看，要把眼圈放宽一点。四队这块‘箱子田’，照我看早该调给五队了，连在一起，丰产片不是还



可多出二十亩吗？”

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声音，把吵嚷声打断了。几十双眼睛射向了朱志远，只见他两颗明亮的眼珠转了一阵，走到一个手捏镰刀的女社员身边说：“来，给我镰刀！喂，麦子已经成熟了，有这么些功夫争吵，还不如动动手，沿路边割掉一行麦子，不就行了！”说着，接过那女社员手里的镰刀，土布上装一脱，动手割了起来。围观的人中凡有镰刀在手的，都去割了，只一、二分钟，田边就开出一条路。人们正在询问拖拉机手路面宽度够不够，朱志远已驾着拖拉机开到了他们身边。这拖拉机开得可算蹊跷，右边两个轮子走在小路上，左边两个轮子走在刚割过的麦田里，车子斜侧着前进。在场的人都惊讶地看着这拖拉机，为它让

着路。就连本来噤着嘴坐在地上的拖拉机手，也不由自主地瞪大眼睛站了起来。

“这是个什么人啊！”

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把疑问而好奇的目光集中到赵子仁身上。赵子仁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我还没给介绍哩！他是我们县委副书记朱志远同志，说起来恐怕都有数的，本来是刘泾公社大湾大队的支部书记嘛，去年在喇叭头里宣传订远景规划的，就是他。”

这一下，场地上可热闹开啦，谁都有话想要说。

朱志远、赵子仁两人正和大家谈着，跟赵子仁来蹲点的农业局局长梁浩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妙根闻讯赶来了。

赵子仁忙问梁浩：“怎么样，半个月内总结搞得出来吗？”

梁浩说：“就怕黄梅天一来，脱粒来不及。”

“那没问题，你先写起来，数字以后填上去就是了。”赵子仁说着又问朱志远：“你看怎么样？”

朱志远答非所问地说：“四队那块‘箱子田’太瘦了。”他转脸问刘妙根：“他们怎么连基肥也不施就准备插秧了？”

“有什么办法呢，时间不等人呀！”

刘妙根刚回答了一句，赵子仁接上说：“这个地方有些生产队的条件实在太差了，有几块‘插花地’，路也没有，河也不通，拖拉机不好开，肥料运不进。象五队这样的好条件不多呢！”



朱志远若有所思地说：“所以你才把丰产片选在五队哪！”

赵子仁满意地说：“丰产片总得要有丰产片的物质基础嘛！”

朱志远听出什么名堂似的，兴致大起来了，又问：“那末五队的条件怎会这么好呢？”这个问题，眼前这三个人似乎都没好好想过。刘妙根自己是五队的人，却也回答不出来。朱志远还在大湾大队当党支部书记时，就有一个印象：春塘大队是县委的老蹲点，县委书记的心头肉，县里开三千会、四千会、养猪会、水利会，总有春塘介绍经验。朱志远却觉得他们的经验不够有劲，听来听去就是一个五队越搞越富，意思好象要为生产队这个基本核算单位叫万岁。去年，大湾大队学习大寨经验，制订了农业发展远景规划，搞起了机、路、桥、渠配套，调整了“插花地”，建立了农机、种子、绿化、水利、植保、运输等大队专业队，缩小了各个生产队之间的许多生产条件的不平等。在实践中朱志远有体会：现在人民公社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些事光依靠生产队的力量是办不成的，公社和大队两级的经济就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两级的职能应该充分发挥嘛！此刻朱志远站在春塘的土地上，觉得这里真正有价值的经验，还得从眼前的矛盾中去找啊。

## 二

赵子仁对梁浩和刘妙根交待了几句，回县里去了。朱志远把铺盖搬进了赵子仁原先住过的那间小屋。这儿本来是大队卫生室的草药仓库，因为赵书记要住，草药让了路。赵子仁在这儿住了两夜，怨这屋离排灌站的机口太近；那时也正好是夏天，整夜响着“铿铿”的抽水机声，叫人睡不好觉，就另外找了个安静去处。虽说赵书记

在这儿没住几天，可那只从县委机关搬来的写字台却一直放着，谁也没敢动它。梁浩和刘妙根向朱志远介绍时说：“这儿晚上抽水机声吵。”朱志远却说：“我喜欢听哩，这是机械化的气息哪！”

朱志远整理好床铺，就去翻弄那只写字台。边上一只抽斗里，堆着一叠信。信封上大都写着“县委负责同志亲收”，有几封还没有拆开过。朱志远逐封逐封认真地看了一下。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一封署名“青藏高原阿亨”的信，写信人说：县委到条件好的生产队蹲点，这是在扩大穷富差距，制造两极分化。起先朱志远弄不清这“青藏高原”是什么意思，再看了几封别的信，才明白这是指第四生产队。原来四队地处春塘大队的西北角，那里高亢地多，条件较差，县、社干部很少到那里去，社员批评说：“我们这儿是青藏高原吗？你们来一次这么难！”

第一夜朱志远就睡不着，这并不是因为抽水机声的吵闹，而是“青藏高原”这封信揪着他的心。朱志远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北窗口，朝西北角望了一会，只见远处有点灯光，凭着他走夜路的经验，估摸这灯光就是四队，“这么晚还没熄灯，莫非政治夜校在上课？”朱志远决定到那儿去看看。

朱志远循着灯光走去。走近了，灯亮处是一间砖壁草顶的猪食房。鼓鼓囊囊的麻袋包和几只一半埋在地下的七石缸上，坐满了衔着旱烟斗的老汉和袒露着球衫领子的小伙子。南面的一副三眼灶上，第三只锅盖缝里正冒着热气。腰里束了只麻袋的老饲养员阿亨，拿着把破煤锹站在灶边。

“第二个灶洞也点火吧，大家都等着喝水呐。”老饲养员向灶后喝令着。

坐在灶后烧火的是四队队长旺元，他正同小伙子、老头子们议论着。这是四队的一帮积极分子，每逢政治夜校不上课，也

不开社员大会的日子，就喜欢到老饲养员这儿来“跑黄昏”，队里遇着点什么事，就会一直坐到深夜。今天，在麦田里同五队吵了一架后，大家心里都忿忿不平。

“阿亨叔，你不是说过，”旺元队长朝灶肚里塞了一把乱麦秸说：“二十年前，我们要办合作社，区里有个干部说：‘光你们要求有什么用？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不要赞成办社，互助组有什么不好？’后来清楚了，原来说这话的同志是在上中农家里搭伙，尽是代表上中农说话。你们道这个人是谁？就是今日的县委赵书记。你们说怪不怪，如今他又口口声声说我们四队条件差，连与五队合着搞丰产片都没得资格了，我看啊，他仍是在走上中农路线，只不过今日的上中农不只是一家一户罢了。”

“哎，今朝麦田里你们听出点什么名堂没有？”坐在七石缸沿上的一个老汉说，“新来的那个姓朱的，说话跟姓赵的就是不一样。”

一个楞小伙子放了一枪：“你晓得他肚脐眼是圆的还是扁的？”

“我倒听说过了，”老饲养员停住了手中的猪食锨，面孔转过来说：“这同志是大湾大队的……”接着老头讲起关于朱志远在大湾大队当党支部的故事来：“大湾大队有个第八生产队，二百多亩土地，分成五十一块，没有一条象样的河，也没有一条象样的路，条件比我们这儿还差。还有几十亩地‘插花’在别的队里，排水要借沟，机耕要借路，八队条件差出了名，叫做‘小八子’。就是这个朱领头，用大队的力量，硬是把‘小八子’这顶帽子给摘掉了，如今去看看……”

人们正很有兴趣地追问阿亨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时，朱志远从门口跨了进来，声音洪亮地说：

“谈得真热闹呵！”

在场的人一怔，老饲养员手里的锨柄撞着了悬在半空的一只赤膊灯泡，灯泡晃荡起来，一道亮光照在朱志远身上，只见他咧开了嘴，朝大家点了点头，走到灶后的乱麦秸旁，朝旺元队长肩上一拍，示意他坐紧些，挤一个位子。

老饲养员显出尴尬模样说：“我们正在说你呢！”

朱志远说：“你们说的很有意思嘛，你们想，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机械化程度提高了，可是有些事生产队无能为力，大队一级就得发挥作用呀！”

旺元队长说：“我们可想着大队呢，可是，赵书记的眼睛只盯着五队！”

谈话自然而然地扯到五队同其他队的关系上。那个楞小伙子象漏斗对准了水槽口似的，积在喉咙口的话都涌了出来：“这几年添置的农业机械不少，可是各个生产队很不平均，五队机械多，闲着没用，去搞运输赚钱，象我们这种队，要用又不够，想借，也没处开口，这不是明摆着的矛盾吗？”

朱志远听到这里，笑着问：“照你们看，这算什么矛盾呢？”

这一问，小屋里象炒青豆般爆开了。

大家正扯得热闹的时候，朱志远却扯了扯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楞小伙子的衣角，风趣地问他：“你今年多大了？怎么还穿这样的衣服，看看，袖子连个臂肘子都包不住啦！”

楞小伙子羞答答地把那孩子时代的布衫袖子拉了拉，想叫手臂缩短一点，可是越这样越叫人好笑。

朱志远说：“你别拉它了，这件衣裳嫌小啰。”

大家以为这个县委副书记真会七拉八扯，刚才把问题说得那么严肃，现在却又开起玩笑来了。朱志远却仍一本正经地说：“人长大了，旧衣服穿不下，怎么办呢？做

新衣裳嘛！我们四队是不是也有一个要换衣裳的问题呢？”

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也许是个问题使人觉得新鲜，也许是正在思索这些话的真实意思。

朱志远站起身走了几步，又说：“你们说了那么多矛盾，我的看法就是生产力发展了，并且还要进一步发展，不是吗，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了，治水改土的规模越来越大，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机、路、桥、渠要求配套，‘插花地’要求调整，可是，要这么做，生产队这件衣裳就包不住它了，人大衣裳小，怎么会舒服呢……”

“咳！有道理。”老饲养员阿亨敲敲旱烟锅，夸奖了一句。

旺元队长却又产生了新问题，噙声噙气地说：“这件新衣裳难换哩！有的人穿着小衣裳也觉得舒服呀！这不比办合作社时候了，富裕中农不愿意，我们贫下中农先上马。如今大家都是集体，有个小集体不愿意向前走，你可不能把它当富裕中农对待呀！”

老饲养员阿亨气呼呼地说：“关键在领导，我看，五队未必不想换，还不是因为领导上护着。”

朱志远想起了那封具名“青藏高原阿亨”的信，觉得这是个听取群众意见的好机会，便说：“好，今天就请大家给我们县委会诊、会诊，揭揭矛盾。”

这话好似点了一把火，三、四个人抢着说话：

“附近三大镇的粪坑统统给五队包了，这是县委有人亲自定的杠！”

“五队的丰产片，每亩由供销社指拨三十斤化肥，这是县委领导批的条！”

“县级机关下乡战三秋，二、三百人的大队伍全都集中在五队！”

“有人专给五队‘吃小灶’，揩国家的油，沾大家的光，挤兄弟队的肥……”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这一夜，朱志远就住在养猪棚里。

### 三

朱志远到春塘大队已经七天了，可是农业局长梁浩一直找不到他。两人好似捉迷藏，梁浩找到四队，四队人说朱志远到六队去了，第二天梁浩赶到六队，六队人说他在二队。原来朱志远一天蹲一个队，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同社员们一起在地头捧着海碗扒饭，同社员们一起进政治夜校上课，夜晚，随便找个搭档，脚碰脚地躺在灶沿头，或者在屋檐下搁起个竹榻床。

赵子仁从县里打电话来催问那份丰产片的总结了，逼着梁浩把朱志远找到。梁浩虽然找不到朱志远，对总结的准备工作倒抓得蛮紧，他那本已经卷了角的工作手册上，记着密度、分蘖、基本苗、有效穗等等数据，记着许多别人想也想不到的然而很有说服力的资料。梁浩是个严谨认真的人，他掌握的数据总是十分确凿的，经得起推敲，也经得起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去偷偷地测算。或许正因这种踏实的工作态度，赵书记才把他放到点上来的。梁浩一算，春塘大队七个生产队朱志远都去过了，说不定这位副书记还会从头再轮换过来，要真是那样，那么今天一定是在四队了，因为朱志远第一天就是到了四队呀。

梁浩拿着个本子到四队去。他暗暗叮嘱自己，无论怎么晚，也要找到朱志远，要不赵书记那儿不好交帐啦。

夜，静悄悄的。春塘河的水依然急匆匆地向东流着。梁浩走过大队小工厂那座红砖楼，只听得里面有人在大声说话。农村的夜晚，这种说话声特别传得远。梁浩站住一听，是有人在打电话，对了，小工厂里是装有电话机的。他正要抬脚走路，里

面传来一句话把他抓住了。

“总结总是要写的，可总结应当以什么为纲？”

这是朱志远的声音。梁浩真是喜出望外，连忙转身走进了小工厂。朱志远刚把电话听筒搁上，一见梁浩，便说：“老梁，刚才我同老赵通了个电话，看来老赵对这份总结可挂心呢！”

梁浩听着心里很高兴，说：“再过一个星期，县里开三千会，春塘大队这份总结可是个重点材料呢！”

朱志远问：“这份总结算是介绍五队的经验，还是介绍春塘大队的经验？”

梁浩被问得一时摸不着头脑，也吃不准是什么意思，一转念头回答道：“这片丰产田，自然要算五队的，不过介绍起经验来，总得要大队出面的。”

朱志远和善地笑了笑，说：“既然是大队出面介绍经验，那就不是一个丰产片了，也不是五队一队的事了，总得听听别的生产队意见哪！”

梁浩很有把握地说：“你是说群众意见，我已搜集了一些，倒是生动的语言。”

“怎么说的？”

“喏，‘大寒不见青苗苗，来年莫想吃面条’，就是说，丰产片在年前大寒时节就见青苗苗了，所以高产呀！喏，‘清明齐了穗，麦粒能顶锥’，就是说，丰产片在清明时就抽齐穗了，所以丰收呢！”

梁浩一连念了好几条，朱志远听了却哈哈大笑。

“这些还用得着下功夫去搜集吗？据说四队是‘青藏高原’，我们去得少，可是那儿有个老饲养员，他肚子里的‘群众语言’又多又生动，只要你有时间去听，这个小本本还不够记呐。我说的听群众意见，当然不是要你去听这些。”朱志远接着便说起人们对丰产片的看法来，梁浩听得目瞪口呆。

“那我们这份总结还要不要写了？”梁浩喃喃地问。

朱志远说：“要写。不过，不能站在五队的角度写，要站在大队的角度写！”

梁浩仍在那儿纳闷：大队出面介绍经验，难道还会不是站在大队的角度写吗？

朱志远捞起件布衫，提议说：“找刘妙根去！”

两人沿着渠道走。这条渠道的两旁栽着白榆树，在这更深夜静的时候，风吹树叶沙沙响，给人一种舒坦的感觉。朱志远跨着轻快的步子，和着嘎嘎的蛙鸣，嗅着那初夏的泥土气息，心里盘旋着这几天见到听到的一切。借着明朗的月色，他眺望那奔腾向前的春塘河，仿佛感觉到河两岸的社社队队向社会主义奔腾的速度。

大队办公室是一幢旧祠堂改建的宅院，老远，就看见东屋里灯火辉煌。原来，春塘大队的几个干部，正在这儿热烈争论。

这些天来，春塘大队不论哪个生产队，都冲破了常规，失去了平静。人们都觉得朱志远带来了一把火，烧得人的心都热烘烘的。一丢夜饭碗，人们就东一堆西一堆的在议论“新矛盾”，好象新开办了许多政治夜校。几个大队干部聚到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一桩一件的传闻，无不都牵带着这个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管农业生产的队干部说：“厉害，没来几天，就把我们大队的毛病给断出来了，有几亩高亢地，有几亩低洼地，有几块‘插花’田，了解得详详细细，他关心这些倒比关心这一百亩丰产片还重！有意思，有眼光啊！”管农机的队干部说：“有劲，看得远、想得远啊，我在春塘河畔碰到过他，他说，机、路、桥、渠要配套，各种机一定都要开到‘青藏高原’……”

刘妙根坐在一边搁起一只脚，一声不响。这会儿听着“青藏高原”四个字，好象被戳了一下神经，开口说：“这个人有真本

事，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儿的人鼓动起来，你看四队的人给他一煽风，一点火，可来劲啦。那个‘老养猪’阿亨也讲起什么矛盾来了，满嘴新名词，啥个‘两极分化’啦，啥个‘要换衣裳’呀，昨天在春塘河边，还兜头朝我开了一‘炮’！”

有人从刘妙根那摇头的姿势里，认准他是被轰瘪了，一定要他把遭遇讲出来。刘妙根鼻子一缩说：“轰到你们头上，也会被轰瘪的，他问集体化以后还会不会两极分化？听听，叫人一时里怎么说得清道理？……”

刘妙根的话还没说完，朱志远同梁浩两个闯进了屋。朱志远朝众人看了一眼，随和地问：“你们在谈什么呀？”

有个支委见朱志远身后跟着梁浩，自作聪明地回答：“我们正在议论丰产片呢！”

刘妙根听着吃了一惊，暗暗责怪这个队委不知趣。梁浩听说在议论丰产片，心里一喜，觉得来得正是时候。

朱志远把手里布衫一丢，就近在一条竹榻上挤了个座位，慢条斯理地说：“我想问个问题：我们常说集体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可眼下，我们该怎样继续往前走呀？”

刘妙根一听可来了劲，革命，前进，谁不想呢？梁浩早已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了，说不定写总结时正要用上！

几个大队干部都巴望这个县委新书记多说说，大家都不肯随便回答。朱志远毫不介意地又提出新问题来：“你们大队有七个生产队，数哪个队条件最好？”

“五队呗！”回答的人朝刘妙根看了一眼。

刘妙根谦虚地解释了一句：“条件好，也是靠县里的关心帮助嘛！”

“对，”朱志远说，“问题就在这儿！县里只关心帮助五队的丰产田，就是不关心帮助四队的‘箱子田’呀！有了县里的关

心，五队处处优越啦。比方，五队每户人家都有人进了大队办的小五金工厂，四队却一个也没有，据说理由倒也有的，因为五队劳力多土地少，四队是土地多劳力少。可是进队办工厂的社员，分配水平比农业劳动的社员高出百分之五、六十，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一顶草帽也得自己花钱买，在厂里干活的社员呢？有了工作服，还发厚底鞋。同志们想一想，同是春塘大队的社员，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又比方，五队的土地从前大都是富农、上中农人家的，土质好，四队的土地土质差，从前大都是地主的，地主只想收租，不肯投资。可是在分配化肥时，五队硬是比四队每亩多出几十斤。同志们想一想，同是春塘大队的生产队，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我们前进的目标是扩大这种差别呢，还是缩小这种差别？”

朱志远的这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思索，有几个人噤噤喳喳地议论起来。梁浩听得很新鲜，竟然连自己的任务几乎也忘了。

刘妙根想到了什么似地站起身，在屋中央走了几步，在朱志远面前站住了，说：“过几天县里要开三千会，原定我们到会上去发言，这几天，我前前后后想过了，我们不发言了吧！”

梁浩吃惊地望望刘妙根，又回头望望朱志远。

朱志远斩钉截铁地说：“要发！为什么不发？发言就是揭矛盾嘛！”

“对，揭矛盾，向前进！”有个支委提议：“大队的干部都在这儿，我们应该作个决议：为了巩固集体经济，揭矛盾，向前进！”

“我赞成！”

“我赞成！”

#### 四

第二天，朱志远回到县里参加常委会。

常委会要讨论三级干部会议的准备工作，他预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同赵子仁距离很远。可是他这个人有了想法，要他不讲比什么都困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他提前回到县里，准备先找到赵子仁，单独交换一下意见。

朱志远跨进门的时候，赵子仁正在审阅那份三千会的议程单。议程上第一个发言的名字是：春塘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妙根。赵子仁拿起支4B铅笔在这个名字的后面打了个“？”。一见朱志远进门，忙移过一只柳条椅子，亲自倒来两杯茶，放在一只方凳上，端到两人中间。赵子仁在朱志远对面坐下，点起一支烟，开门见山地说：“你到春塘还不到十天吧，我听得到的反映倒不少，你的想法我知道了，正想找你谈谈呀！”

朱志远对这种“反映不少”的说法并不在乎，前年在太湾大队搞治水治土，老赵也对他这么说过。他喝了口茶说：“那好嘛，我不就来了！”

赵子仁老成持重地说：“小朱啊，农村工作可是个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哪！”

朱志远对赵子仁的这句话十分熟悉。当年，太湾大队搞绿化专业队时，他就摇着头说了这么一句；后来，大队统一规划，利用水面时，赵子仁知道后也是这么说的。这已经成了他不许人家革命的遁辞了。朱志远想到这里，不由站起身，说：“我们党的政策，总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可你却把它凝固化了。别忘了，人民公社是三级核算，大队和公社这两级的职能也应充分发挥，这样更有利于贫下中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赵子仁嗷嗷地抽烟，他觉得自己的观点还没在这个年轻人面前表达透，可一时又不知该怎么表达合适。他第一支烟吸剩一个屁股，又接换了一支，继续吸着。过了好一会，他很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干部，别的没法跟你们比，过去的教训，可是比

得过你们哩！”

朱志远知道老赵是个乐意接受教训的人，他自己就说过，春塘这个点，这片丰产田就是接受教训的产物呢。可是朱志远并不同意他这种话，便插了一句：“接受教训也有个态度问题呀，态度不正，说不定新的教训就在眼前哩！”

赵子仁有点恼火了，他站起身，捏灭了好长一段烟头，走回来说：“我在春塘蹲了这么几年，怎么能说没有前进？别的不说，就说搞这个丰产片吧，也是一年一年在前进哩，第一年搞了十亩，第二年跳到四十亩，去年又翻一翻，八十亩，今年凑成齐头数，一百亩，产量也逐年有提高，这不是在推动着前进？同志，再过几天，三千会要开了，通知已经发下去，可是重点发言还没个影子，你心里不着急？”赵子仁说着，迅速地用眼光扫了一下台子上那份议程单。

“你是说春塘大队那个总结？他们不准备在会上介绍了！”

朱志远的话，赵子仁仿佛早在意料之中，但当他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时，越发恼火，他站在朱志远面前，用一种质问的口气说：“你到春塘耽了几天？连头带尾不到十天！能把人家化了几年心血搞起来的丰产片经验推翻？”

朱志远笑了笑说：“真正的经验是推翻不了的！老赵，我觉得，在春塘大队，要紧的还不是那个丰产片经验，要紧的是揭矛盾！”

“揭矛盾？”

“对！丰产田一年一年扩大，十亩、四十亩、八十亩，一百亩连成片，可正是这个丰产片使春塘大队的矛盾尖锐起来哩！你不信这个说法？”

朱志远说着，黑黝黝的脸膛上，两颗黑乌乌的眼珠在闪动，那件土布上装，五粒扣子全解开了，一只手还捏着衣襟搨风，表

明他越说越有劲。赵子仁也觉得朱志远的话里有文章，反而更专心地听了。

“就说春塘四队那块‘箱子田’吧，鸡鸣村成立初级社时就存在了，为什么以前都不大在乎，如今却时常要吵架了呢？”朱志远停了停继续说：“这就是我们的农业向前发展了，学大寨运动深入了，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了，这就象孩子长大了要换衣裳一样，也要重新安排山河啦！可是，我们在春塘五队搞了个丰产片，产量是提高了，却是给春塘大队做了件小衣裳，人大衣裳小，穿了哪会舒服！”

不知是赵子仁听着这番话觉得有道理呢，还是因为下了狠心，他摸出那张三千会议程单，拿起那支4B铅笔，准备在“春塘大队刘妙根”这一行字前打个叉叉，嘴里说：“算了，刘妙根那个发言不要发了！”

“那怎么行，人家已经做了决议了，能取消人家的发言权？”

“他们还讲什么呢？”

“揭我们县委的矛盾嘛，他们要前进哪！”

赵子仁觉得耳边嗡的一阵，把那支铅笔丢在台上。

朱志远站起身，走到赵子仁身边，说：“老赵，你还记得不记得春塘四队有个阿亨，他写过一封信给县委，具名是‘青藏高原阿亨’！”

赵子仁似乎想起这件事，那是因为他记着这个奇怪的署名，以为是个调皮鬼写的，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封信里写

了些什么了。朱志远从衣兜里摸出个捏皱的信封，递给赵子仁，说：“这封信我带来了，你再看一遍吧！看了它，对春塘大队揭矛盾的发言就不会感到太突然啦！”

赵子仁接过信，看完了一遍问：“这个阿亨你碰到过了？”

“碰到啦，”朱志远说，“是个老饲养员，从互助组时开始，经过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他还是个饲养员，可是他的思想没有停止，要前进啊！贫下中农要前进，我们县委怎么办？贫下中农心上有共产主义，我们县委见不见？这可是个路线问题啊！他们并不稀罕县委领导机关给他们物质上的特殊照顾，他们需要县委领着大伙前进！”

赵子仁轻轻摇了摇头说：“看来，我们的观点一时统一不了了。”

朱志远倒是快活地说：“一时不统一不要紧，让我们到会上听听贫下中农要前进的呼声吧！”

这时，县委常委们陆续到齐了。

窗外，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初夏的田野。一条金光粼粼的大河，穿过田野，奔腾着伸向远方。朱志远看着远处贫下中农大战三夏的忙碌景象，想到革命总是不断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断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这是不可阻挡的。当然，现在还只是初夏，更紧张的战斗和更丰硕的收获还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呵！

（题图：陆成法 插图：吴大成）

#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战歌壮……………成莫愁  
送报的姑娘……………周 涛  
你好！山村……………李曙白  
草地上的牛倌……………陆志萍  
走进鲁迅的故居……………冯新民

## 战 歌 壮

同志，你见过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赛歌的动人场景么？你看呐——

云飞、霞照、旗扬！  
山欢、海笑、雷响！  
五湖四海奔来的歌哟，  
一处相逢，顿作汪洋！

雪山在拉草原，  
黄河在邀长江，  
井冈银瀑泻入大街，  
延河浪花溅上广场！

“一二三，快快快！”  
多少人拍红了巴掌！  
“叫你唱！你就唱！”  
多少人喊哑了喉咙！

盼呵，盼望那日出的时光，  
千言万语，诉不完向往！  
唱呵，只嫌那喉咙太窄，  
千歌万曲，吐不尽欢畅！

那姑娘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  
为什么哭了？珠泪夺眶……  
是想起黑云压城的日子，  
那些怒火燃胸的晚上？



今天呵，毛主席给我们撑腰，  
满眼喜泪哟，纵情地流淌！  
走资派锁不住我们的歌喉，  
我们的歌哟，尽兴地飞翔！

那小伙唱着，双拳挥动，  
“造反有理”的歌声威武雄壮！  
擦着仇恨，擦着豪情，  
好哇！还是那敢斗敢闯的模样！

昨天，你握拳怒斥走资派，  
大辩论，大批判，面对面开仗！  
今天呵，斗争赢得了凯歌，  
走资派的座椅在歌声中摇晃！

唱呵，放声地歌唱！  
是大海怎能没有涛声的喧响？！  
我们的时代是造就歌声的时代，  
我们的革命是亿万人民的合唱！

蓬勃向上的一代新人呵，  
坚持革命，紧握刀枪！  
向着走资派猛烈开火，  
我们的歌声永远激越昂扬！

唱起来！伟大时代的乐章，  
今天呵，歌声将拥出一轮朝阳！  
毛主席要在天安门上指挥我们，  
高唱战歌，把修正主义彻底埋葬！



## 送报的姑娘

那时背的小挂包，  
今天换了大邮包，  
撒传单——送报刊，  
她说：“还在一个战壕！”

哈，记得当年，  
最忌人家说小：  
“小？撒传单不是正好？  
你们编报我送报！”

“看报！看报！  
快看最新材料，  
《炮打司令部》，  
毛主席写的大字报！”

多少双手伸过来了，  
多少颗心飞过来了，  
集合起山，集合起水，  
手一挥，一阵风暴！

眨眼间撒光了传单，  
多少人还在喊“要”！  
姑娘一纵身跃上了高坡：  
“别吵！别吵！我来读报！”

大妈听了，点头直笑，  
大叔听了，高声叫好，  
姑娘有多少欢乐哟，  
空了挂包，满了心窍！



呵，十年的路金光闪耀，  
十年的歌越唱越高，  
看，反击右倾翻案风，  
她又在火线上急急飞跑！

跃上车座象跨上征鞍，  
铃声在叫：“让道！让道！”  
叩开千家万户的门，  
心中的火，一路燃烧！

“快看！《走资派还在走！》  
快听！《大反击的号角！》”  
拍拍鼓鼓囊囊的邮包：  
“同志！都是批邓的炸药！”

怕啥风扑？怕啥雨浇？  
你听她说得多好——  
“我是毛主席的传令兵，  
冲锋在前，永不歇脚！”

## 你好！山村

我们插队落户，来到“长征”串连住过的  
山村……

心儿狂跳，脚底生风，  
我们奔上高高的山顶，  
呵，望见那棵白果树了，  
望见了！群山环抱的山村……

野花起舞，山泉弹琴，  
山村呵，你还认得我们？  
看呐，乡亲们迎在路口，  
双双手挥动着多少深情！

你好！支书大伯，  
你的屋里，该还挂着那盏马灯？  
呵，在那秋月皎洁的夜晚，  
为我们，你把它拨亮、挑明！

灯下，你粗厚的茧手，  
一字字为咱审改批修的檄文，  
添上山村的风云，写进乡亲的仇恨，  
灯呵，照亮了我们的！

你好！房东大娘，  
你是在看：我们的鞋是松，是紧？  
呵，忘不了那风扑窗纸的深夜，  
飞针走线，你熬红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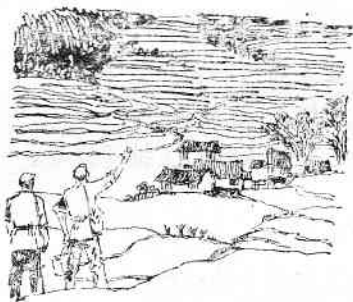
你看，穿着这硬实的“踢山倒”，  
我们的脚步多快，多稳！  
你的嘱咐纳上了咱的心扉，  
穿上它，踩碎修正主义的复辟迷梦！

你们好！虎子、二妞、小玲……  
看你们扬起红袖章，摇个不停，  
我们当年编成一个战斗队，  
那情，那意，该有多深？！

我们曾一同杀进孔庙，  
我们曾并肩开山劈岭，  
今天哟，别再担心我们“开拔”，  
我们来了，就要在这里扎根！

你好！可敬的乡亲，  
你好！亲爱的山村，  
我们来到这肥沃的土地上，  
文化大革命就是那撒种的春风！

砍尽三大差别的荆棘，  
向着灿烂的明天进军，  
可敬的乡亲，亲爱的山村，  
请收下，请收下我们火热的心！



## 草地上的牛信

茫茫草地铺绿绸，  
繁花点点一望收，  
串串鞭花爆长空，  
牛群好似浪中舟。

鞭落歌起传千里，  
不吹横笛唱战斗，  
谁家牛信好欢畅？  
嘿，绿草挥手指小刘！

十年前，你贴出一张大字报，  
带领红卫兵，杀进校长楼，  
走资派说你是“反党”，  
你挺胸辩论整一宿！

从那起，人唤小刘为“小牛”，  
举红旗，你带牛劲天涯走。  
草滩滩滚过七春秋，  
再看你哟，高一头！

那次队长走老路，  
以物换物想套购，  
你深更半夜守桥头，  
斩钉截铁：“不能够！”

灯花怒爆一整夜，  
大字报飞上村东口，  
“队长是台啥车头？  
想顺那条轨道走？”

有人劝：“牛信你脾气莫变牛……”  
你笑笑：“我正欲牛角长我头！”  
说罢牧鞭猛一甩，  
撑着春风照放牛！

呵，毛主席培育的红卫兵，  
斗争的枪刺永不锈，  
祖国处处有战壕，  
谁敢复辟你就斗！

你常说：“牛蹄子爱踩土坷垃，  
咱爱犁社会主义金垄沟……”  
好一头倔强的“孺子牛”，  
不犁到天下红透不罢休！

不罢休，劲抖擞，  
春正深深花正稠，  
头前绿海宽无际，  
任你放歌任你游！



## 走进鲁迅的故居

苍翠的枣树，盛开的丁香，  
映着一个个朝气蓬勃的脸庞，  
我们走进鲁迅简朴的故居，  
心头涌起一股股热浪……

这里，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模样，  
桌上立着台灯，案头卷着诗章；  
多少个繁花吐香的夜晚，  
鲁迅曾笑迎热血青年来这小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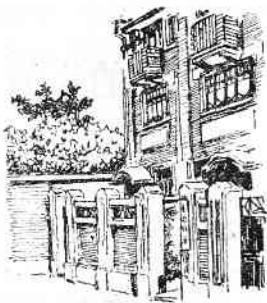
和他们久久地攀谈——  
青年的责任、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和他们并肩窗口——  
眺望高天的星斗，迎接东方的朝阳。

鲁迅啊，用热血浇灌着春天的幼苗，  
青年啊，将殷切的话语铭刻心上；  
这里，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模样，  
只是往返的青年换了一趟又一趟。

昨天，我们佩戴着火红的袖章，  
来聆听伟大革命家把战斗细讲；  
今天，年轻的工农兵理论战士，  
谁的手里没有鲁迅的投枪！

多少思念，多少怀想，  
凝聚成批判旧世界的锋芒；  
多少慰藉，多少希望，  
鲁迅含笑送我们上批邓战场。

苍翠的枣树，盛开的丁香，  
这里有四季长驻的春光。  
深情如海回头望——又看见  
一队队红卫兵走进这简朴的小房。



(插图：昭 亚)



## 书记拜师

高启道

车间生产会已开了好一会了，主任鲁志华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先是强调了SJ75机的重要意义，反复地说明建造水电站、开矿、造铁路的工人开山打洞是多么急需这种机器。接着又指出设计这部机器是经历了激烈的路线斗争的结果，是以工人大学生为主体的“三结合”设计组设计的。“可是我们试制的进度和计划还相差一大截……”

尽管主任说得满头大汗，到会的组长却都没认真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是开场白，实质性问题在后头。所以这会儿有的在摇扇子；有的在开小会。对于这种情况，要在文化大革命前鲁志华早就发脾气了，可是现在么，情况不同了。再说他今天的这套议论主要是冲着电焊组长发的，所以对其他人他是眼开眼闭，眼睛只盯住电

焊组长看。但是那一位偏偏又是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眯着眼自顾抽烟。于是他干脆来个开门见山，平顶头一掬放大了嗓门：“电焊组拖了后腿，到今天框架还没焊好！”可是对方还是那副爱理不理的神情。

鲁志华火气更大了：“张阿根，你这个电焊组长准备怎么办啊？”张阿根还是不理睬，照样吸烟，大家都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俩。

会议开僵了，鲁志华急得象蚂蚁爬满了身。他知道张阿根的牛劲又上来了，只好硬把火气往肚里压，闷着头在想对付的办法。

在这时，坐在旁边的一位梳牛角辫的姑娘给鲁志华提了个建议：“是不是先让大家把困难摆一摆，然后再谈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吧。”鲁志华也实在想不出高招，经她一提，脑子一转，笑笑说：“嘿！究竟是五·七千校回来的，有办法！”给自己找了个下台的阶梯，然后把这个意见给大家说了。

可是那位张组长还是一声不响。

姑娘见状提高点嗓门说：“我刚回来，有不少老师傅还不认识哩。这部机器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多说。设计中有啥问题，制造中有啥困难，请大家帮助提一提，因为我是参加设计的，想听听老师傅们的意见。”

张阿根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见鲁志华正瞪眼瞧着他，就没好气地甩出一句话：“我们是奴隶！没啥好说的。”鲁志华呼地一下站了起来：“谁把你当奴隶啦？征求你的意见，你为啥又不响了？！”

“征求意见？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几次向你提出这框架的尺寸有问题，可你为啥总不理？”他冒火地直挥拳头。

“跟你说过多次，你总不听。这是‘三结合’的设计成果，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你凭什么怀疑它。”鲁志华也是寸步不让。

“三结合？三结合的人呢？都让你调光了！什么‘三结合’，还不都是你们一、两个人说了算！不管谁设计的，看见要给国家造成损失，我就要管！提出问题你不解决，做出来不能用，谁负责？”

“我负责！”

“你负个屁责！成天趴在电话机上发号施令，象个聋子，心中又没个准。你应该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劳动！”他把台子插得山响。

这两个人刀来枪去互不相让，到会的组长议论纷纷，看法也不完全一样。正在这时张阿根的徒弟小徐急匆匆来到会场：“师傅！那边有个事不好办，你去看看。”他正不高兴在这儿空磨嘴皮，便站起身抬腿要走。

那位姑娘却急忙叫住他：“张师傅！我跟你去干活，拜你做师傅吧！”嗨，新鲜！张阿根不由得停住脚步回头看着她：这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青年，穿一套很合身的

工作服，黑里透红的圆脸上明澈的双目闪着敏锐、坚定的光芒。看样子倒有一片诚心。他思谋了一会，把烟屁股往鞋底上一按，嘴上“唔！”了声，就走了。鲁志华看着她有点莫名其妙，“拜师？”这是在干啥？他胡乱地挥挥手，其他组长也陆续散了。

这一下小徐可开心了，她几步跳到这位姑娘面前：“欢迎欢迎！”伸出两手拉住了她，但又急忙把手抽了回来，拿起她的手一看：“哟！满手茧花，你这是——”“干校里磨出来的。”“喔！你刚从干校来，往后我们就在一块儿干活啦！嗨，我还忘了问你，你叫啥？”“柳晓梅。”“那我就叫你晓梅姐。我叫徐英，进厂才半年哩。”“徐英？噢，你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啰！”“你怎么知道的？”“怎么，还保密吗？”“嘻嘻……”

她们俩说笑着往外走去。徐英边走边给晓梅介绍着师傅：“他呀，就是脾气犟。认准了个理儿，非干到底不可。他对人可好呢，别看他有时很凶，可他是为你好。你得作好碰钉子的思想准备！”

## 二

六月的骄阳红似火。张阿根处理完那边的事回到正在焊接的框架边已是汗湿衣衫了，铁架上烫得手都放不上。他登上二层平台，看见柳晓梅和徐英已干了起来。他看出柳晓梅的手法虽不太熟练，可是很认真，就一声不响自顾走到一边干了起来。这时徐英要换焊条，抬起头看见师傅就跑了过来，轻声说：“她手上满是硬茧呢！”

“唔？！”他有些惊奇。

“她说是在干校磨出来的。”

“干校，她不是搞设计的吗，……”他有些漠然。

柳晓梅走了过来：“张师傅，我这样对不对，你给检查检查吧！”

“先焊了再说吧!”

“张师傅,这框架尺寸有啥问题,给我说说吧!”

“我们是大老粗,不如喝过墨水的人说出话来中听!”

接连碰了两个钉子,柳晓梅还是笑嘻嘻的。停了一会,她又说:“张师傅,你家在哪里,我和小徐来玩!”

“随你的便吧!”他说完就闷头干活,再问,他也不响了。

徐英向柳晓梅伸伸舌头:“现在的天气预报是多云转阴。”说完朝张阿根扮个鬼脸,她们俩也干了起来。

张阿根拿起焊钳,刚烧了一会就感到脖子上热辣辣的象有许多针在刺。不用抬头他就知道这是三层平台上的老师傅在烧焊。他抖抖身子、缩紧脖子继续干。可是这电焊火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一会儿就象下雨一样了。他只得站起来把毛巾扎好,衣领扣好,要继续再干。但柳晓梅不知什么时候已蹲在他蹲过的地方干起来了,上面落下的电焊火花已把她包围了:火花掉在她的手上,烫起了一个个红点。一根焊条没烧完,她那捏焊钳的手硬是一动也不动;火花掉在她的工作帽上,把露在外面的辫梢也烤焦了,她还是连头也不摇一下;火花落到她那被汗水湿透的衣服上,“滋滋”地冒着白气。“好样的!”张阿根急步上前把柳晓梅拉了出来。她擦把汗跟他说:“师傅!我知道电焊工是不怕电焊火花的,你让我锻炼锻炼吧!”张阿根望着眼前这一张通红的流满汗水的脸,心里激动了,颤抖着解下毛巾给她围好,脱下自己的防护手套给她带好,直至他认为“全副武装”了,才点点头让她举起焊钳。

柳晓梅这一蹲下去就接连干了两个多小时,而且专门找火星落得最多的地方干。在电弧光的映衬下,她的身影呈现在高高

的蓝天下,真象一幅气氛热烈的油画。张阿根怕她太累了,几次叫她停下,她都不肯,直至最后拿走了焊条箱,她才脱下面罩喘了口气。张阿根看着她那象水里捞起来一样的脸和那毛巾上的斑斑焦点,真正心疼了。连忙从焊条箱里抽出一瓶盐汽水,“啪!”一下打开瓶盖,塞到柳晓梅手里。徐英在一边笑了:“晓梅姐,现在的天气预报是——”“晴,还带点风。”柳晓梅接口说完笑了起来。

“风,那来的风?”张阿根不知其中含意。柳晓梅与徐英却笑得更开心了。

在笑声中,鲁志华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这里。张阿根一见他心中就有气:“难得,难得,大主任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鲁志华不理他,把柳晓梅叫到一边:“笑得那么开心,问题解决了?”

“还没有。”

“那么什么尺寸不对知道了吗?”

“不知道。”

“我说嘛,这个人就是难弄,脾气‘耿’得不转向,他要好弄也不会从那个厂里调出来了。可是你花了那么许多精力又是为啥呢?”

“我不单是为了解决设计中的问题。这年把厂里变化很大,新调进来那么许多老师傅,我应该向他们学习,拜他们为师啊。”

“我真不懂,你也是个有十来工龄的工人了,还要拜什么师?”

“老鲁,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今天,我们不能在三大差别上找便宜,要自觉地为缩小差别,为最终消灭差别而斗争。我们拜工人为师就是向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嘛!”

“好,好!这个问题不说了。我有个事和你商量:马上要整顿企业了,我打算把张阿根调出去,他在这里给工作带来的麻烦太多了。喏,这是报告。”他边说边把报

告递给她，“你是即将上任的支部书记，虽然还没宣布，但党委已通过了，这个事和你通个气。”

柳晓梅吃惊地接过报告，正要说什么，张阿根走了过来：“主任，你也该来劳动劳动了。你看小柳和我们干得多有劲。来吧，来吧！工人不会吃了你。”他边说边把一副电焊手套塞到鲁志华手里。鲁志华光火地把手套往平台钢板上一甩：“我有我的事，有空再来！”一扭头往外走，刚走出几步，他又回头对柳晓梅说：“那个事儿，你快考虑考虑给我答复啊！”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徐英突然想起了什么，追着喊道：“鲁主任，我们那个大批判专栏要出了，你的稿子还写不写呀？”鲁志华连身也不转，只把手摆了摆，也不知是什么意思，一会儿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柳晓梅的眉心打了个结：他的老作风一点也没改。这时，一股焦味扑进她的鼻孔，小徐拿着鲁志华甩在钢板上的那副手套走了过来，那上面的帆布口已让刚焊好的焊缝烤焦了。张阿根接过那副手套，声音颤抖着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柳晓梅看看这位老工人沉痛的脸色，转身对徐英说：“这期大批判专栏我写一篇稿子。”“好！哪方面内容？”“谈企业管理中干部与工人的关系！”

午饭时，柳晓梅打算趁吃饭休息时间，把平台夹层当中的几条焊缝焊好，饭后，底层平台的老师傅们就不会象自己刚才那样淋着电焊火花干活了。张阿根看了，嘴里没说话，心里却很舒服。说实话，他欢喜柳晓梅，倒并非仅仅因为她能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虽然只接触了很短的时间，张阿根已经感到，这年轻姑娘能和工人想到一起。张阿根没有去阻拦她，可是过了一会儿却捧来一碗饭在下面叫着：“小柳，下

来！”

柳晓梅急忙下来：“哟！师傅，让我自己去买好啰！”

张阿根把碗递到她手里，摸出一只咸蛋，“笃！”打开一头，揪到她碗里：“吃，吃下去！”

小徐的眼笑成了一条线，不停地向柳晓梅递眼色，柳晓梅笑笑：“师傅，这框架尺寸有啥问题，你给我讲讲嘛！”

张阿根看看柳晓梅工作服上汗水凝成的白霜似的盐花，顿了顿说：“今晚上你和小徐到我家来。”

### 三

大伏天的夜，星斗在天上调皮地眨着眼睛。柳晓梅和徐英来到了张阿根家里。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家庭，房间里的布置简单而整洁。张阿根的老爱人去里弄开会了，小儿子在外面看电视，老头子一个人在家补着那只电焊手套，他那捏惯焊钳的手拿起针线也真有些不自在，可是他戴着老花镜，还是顽强地缝着，补着。额角上汗珠都快滚下来了，他也顾不得去擦一擦。

柳晓梅和徐英刚进来，他就放下正在补的手套，跑进厨房间捧出一只大西瓜。不容她们两人推让，就拿起刀来“哧！”一下把瓜切成两半，柳晓梅见他还要切，忙拦住说：“你先把框架设计中尺寸有啥不对告诉我，我才定得下心来，不然再好的东西我也吃不进。”

“哈哈！”张阿根笑得那么爽朗，“你呀你，你的脾气还真象我，心里有事就吃不下睡不着。好，我把毛病告诉你！”他说着从旁边拿起一只铁丝架子，又拿起半只西瓜：“这西瓜就好象SJ75机的控制室，这铁丝架子就好象我们正在焊接的框架。”他把西



瓜往铁丝架上一放，那瓜就搁在上面了，“我在技术科查到过控制室的外形尺寸，对照框架的施工图，发觉相差54毫米。就象这西瓜一样只能搁在架子上，放不进去。这铁丝还可以弯一弯、拗一拗，可是那框架都是大角铁烧的，怎么动呢？所以今天有根大梁我没有让你们烧上去。以前我几次问老鲁要装配总图，他总不肯给我看。你想，我们流了那么多汗水做出的东西，如果不能怎么办？”说着说着他又来了火，拿起那副手套：“手套烧了我还能补，可对鲁志华的这种态度却拿不出好办法。”他难过地摆摆手。

小徐已知道柳晓梅是SJ75机三结合设计组成员之一，就问她：“我们听他说这部机器的设计过程斗争也很激烈，究竟怎么回事却不知道，你给我们讲讲吧！”

“对！我来这个厂也不过一年多，许多情况不了解，你就给讲讲吧！”阿根师傅也凑上来说。

“好吧！”柳晓梅想了想，“我就来个长话短说吧。”她顺手拿起那副烤焦的手套，边补边回忆起以前的一段往事：

文化大革命前夕，厂里接受了这种机器的试制任务，当广大老师傅知道这部机器不但能减轻阶级兄弟的劳动强度，还能提高开山打洞工作效率，热情都非常高。但当时的技术科长鲁志华只相信几个技术权威，把工人关在设计大门外。资本家的小开、工程师邬明义就统抓了这部机器的设计大权。他根本不把工人放在眼里，一味拖延设计进度。眼看这样重要的任务不能及时完成，柳晓梅和几个老师傅就借来了参考资料自己干，熬了一个多月的夜，画出了一张方案图交到鲁志华那里，鲁志华看也不看就交给邬明义审查。邬明义拿起红蓝铅笔在上面随便画了十几个问号，就打上个叉把这个方案否定了。大家气得去找

鲁志华，他眼睛一弹：“你们做好生活就行了，其他的不用你们管！”他们再去找党委，党委副书记两手一摊：“技术问题，党委无权过问。”没多久设计组的门口挂上了一块牌子：“设计要地闲人莫入。”“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工人还会受这样的气？为什么这些科长、副书记和我们工人不是一个心眼？”柳晓梅百思不解，提笔要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正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柳晓梅他们跟着毛主席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夺回了设计大权，成立了“三结合”设计小组。根据鲁志华在接受群众批判帮助后的态度，大家又重新让他担任领导工作，负责“三结合”小组的工作，根据党的政策邬明义也被结合进了设计组，柳晓梅和另外几个工人师傅成了设计组的骨干。在设计过程中全厂老师傅又推荐柳晓梅上了大学。她边学习边战斗，那个控制室就是她和工人们一起设计的。大学毕业后，组织上又送她去干校锻炼。

“……机器是设计出来了，能不能用，还得经受实践考验。”柳晓梅结束了自己的回忆。

“鲁志华后来把‘三结合’设计组中敢于提意见的工人师傅以工作需要为借口都调走了，剩下的几个人也成天被他圈在图纸堆里，很少与我们工人见面。这个‘三结合’实际上只挂了个虚名。”张师傅作了补充，这部分情况他是了解的。

“企业管理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必然也会在‘三结合’小组这个新生事物上表现出来。这件事领导是有责任。”

“是啊，领导是关键。听说最近车间要调来一个新的支部书记，但愿不要象鲁志华那样。”

这时候，柳晓梅起身要走了，她急于要去解决张阿根提出的问题。

“你，吃了西瓜再走啊！”张师傅忙拦住她。

“问题不解决我坐不住啊。小徐你陪师傅坐会儿。”她把补好的手套往张师傅面前一放就迅速走了。

“这个姑娘！”张阿根抚摸着手套，望着她远去的身影，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 四

一夜之间，车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朝霞刚映红天际，厂里的喇叭就热闹起来。广播员用她那特有的高调门正在读一组大批判文章：“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去，拜工人同志为师，和工人同甘共苦，不仅能从实践中掌握搞好工作的主动权，更重要的是，还能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保证我们每一个干部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色……”柳晓梅百忙之中没有忘记把舆论造得浓浓的。厂区大道两旁，一块块刚换上的大批判专栏象坚守岗位的哨兵一样站立着。很多老师傅一来厂里就围着看了起来，最吸引人的要数柳晓梅的那篇了。熟悉她的老师傅边看边点头说：“行！文化大革命中那股冲劲一点也没变。”也有人说：“不，文章写得更深刻、更老练了。”

在柳晓梅的鼓动下，SJ75机设计组的人员都到车间来劳动了，老师傅对他们表示热情欢迎。这些同志拿起焊钳手就发痒，闻到机油香心里就乐滋滋的。他们边干边和老师傅们讨论着设计中的问题，分析着制造中的困难。张阿根师傅显得特别忙碌，他一会儿招呼这个同志戴好防护用品，一会儿又嘱咐那个同志要注意点什么。尽管他这样做似乎有些噜嗦，但大家心里却很愉快。

柳晓梅呢？她还是象昨天一样，手拿

焊钳在那里猛干，一会儿又是汗湿衣衫了。经过一夜奋战，她先写好批判稿送到厂里，然后翻图纸、资料，终于查出了产生问题的原因，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会儿她忘却了一夜未睡的疲劳，决心和老师傅们一起把拖下的时间抢回来。

鲁志华一进厂首先发现的是设计组的人没啦！到车间看见这种情景，他急得双脚跳了起来。“还有不少工艺没编，图纸没画，这——这还有时间劳动？越是完不成任务越打岔！”他不问青红皂白，要所有的设计人员都上去。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动窝。鲁志华气愤地看见郭明义也在，就命令他：“你给我上去！”可是郭明义看看柳晓梅，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你不是也常说我劳动太少嘛！”也没有挪步。张阿根见状拿着那副手套走了过来：“主任，你别光把他们关在上面闭门造车，该让他们下来劳动劳动。你也该劳动了，干脆别上去吧！”说着又把那副手套塞了过来。鲁志华看见张阿根，便把所有的火都朝他身上喷：“都是你在捣鬼，你这个撬棒要撬到什么时候才太平！”

柳晓梅忙阻止他：“老鲁，你——”

鲁志华瞪了她一眼，一跺脚转身朝办公室走去。

张阿根捧着手套气得发抖，嘴里气愤地说：“我是撬棒、撬棒！”

“老鲁！”柳晓梅拿过手套朝办公室追去。

“你这样不对头啊！”鲁志华刚进办公室，柳晓梅就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了进来。

“是我不对，还是你不对？我本来指望你回来打鼓，我来拉琴，把这台戏唱起来。你可开场锣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

“这个对台戏我是唱定了！因为你又犯老毛病了，你得端正你的方向！”她很严肃地看着他，“虽然你也讲什么路线斗争，实

实际上相信的还是少数几个人，根本不相信广大老师傅！”

“文化大革命前我压制你们是不对。可是今天我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支持‘三结合’设计，这又错了吗？”

柳晓梅眼光深邃地一闪：“支持新生事物也要看你怎么个支持法。‘三结合’这个新生事物，新就新在它否定了过去少数技术权威高踞工人之上，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修正主义路线。可是，你的所谓支持却是要把‘三结合’重新引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这难道是支持吗？不！是扼杀！”

柳晓梅最后那句话象给了鲁志华当头一棒，鲁志华嚷道：“我扼杀？来吧，大帽子来吧，我可不怕！”

柳晓梅想了想，又说：“老鲁，请你想一想，你自己不愿意到工人当中去和工人群众搞三同，还要把‘三结合’小组的同志也关在楼上，把他们和工人隔开来。时间长了，就会和工人群众对立起来，成为工人的对立面啊！老鲁，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你想过吗？！”柳晓梅说到这里，心情十分激动，却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平静地继续说，“‘三结合’设计就是要工人掌握设计大权，可你连一个普通老师傅的意见都听不进，固执己见，有错不改，你这是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支持吗？你推行的是有技术的‘管’人，没技术的只能被人‘管’这一套资产阶级的货色。你想把‘三结合’设计组里的同志培养成脱离群众的新的贵族，

这是对我们的腐蚀啊！”她说着，双眼闪耀着诚恳然而逼人的光芒。

“这……”鲁志华目瞪口呆，无言对答。

柳晓梅取出图纸、资料在桌上摊开：“这个框架是邬明义设计的，他认为这种零件很简单，又没和工人老师傅商量，结果好几个关键尺寸都有问题。可你就相信他，你依靠的是谁呀！”她痛心地说不下去了。

鲁志华被眼前的事实搞得昏头转向，过了一会儿，好象想起什么似地突然叫了起来：“我，我搞的这一套也不是自己的发明，上面有……”

柳晓梅知道他要说什么，打断他的话头，坚定地说：“不管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要顶。可是你为什么对那些修字号的东西那么欣赏呢？文化大革命前你用‘设计要地闲人莫入’来压我们，今天你又用这张报告，”她从袋里拿出了那份请求调走张阿根的报告，“来专我们工人的政，你



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想干什么?!”

“专工人的政?”鲁志华不敢正视柳晓梅,他慢慢地低下了头,可是内心还是有点不服。

“对!这份报告就是你手中拿着的无形的鞭子!”柳晓梅气愤地把报告甩到他面前,“你和工人没感情,已处于和工人对立的斗争状态了啊!”柳晓梅的话强烈地振荡着鲁志华的心。

“你对工人是这样,老师傅对你又是怎样呢?”她拿出那副手套,“你看看!在这上面有一个老年工人一针一针为你补好的破洞。他希望你不要脱离工人啊!”

他看看报告,摸摸手套,怔住了。

“晓梅姐,晓梅姐!”徐英这时候冲了进

来,后面还跟着许多老师傅,“你就是新来的支部书记哇!刚刚党委办公室来通知你参加支部书记会议,我们才知道。你,你为啥不早点告诉我!你真坏!”她抱住晓梅的肩嗔怪地说。

“好,好!”张阿根含着激动的泪花不知说什么好。

“担任什么工作,这是革命的需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都应当是社会的公仆。”柳晓梅望着老师傅们充满期望的目光,激动地说,“为了永远做一个公仆,而不做走资派,我永远和老师傅们的小徒弟!”

(题图:俞子龙 插图:施大畏)

## 关于《朝霞随笔》的随笔

严隽雄

《朝霞随笔》生动活泼,短小精悍,尖锐泼辣,我喜欢它。于是,提笔写下了这篇关于《朝霞随笔》的随笔。

《朝霞随笔》紧“随”现实斗争的步伐,畅叙火热斗争的一见一得;发人深思。请看,一曲深情的《报春花礼赞》,歌颂了百花齐放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抨击了邓小平“一花独放”的奇谈怪论;一支激越的《太阳颂》,从太阳内部的“热核反应”写起,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阐明了我们党“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光辉真理;一篇《登山赋》,富于哲理,鼓励我们搞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随笔笔触所至,到处莺歌燕舞的时代风貌跃然纸上;走资派的“黄绢之术”、修正主义的鬼蜮伎俩、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光

明”,遭到有力抨击。通读《朝霞》今年一至七期的整整三十篇随笔,我们仿佛看到,一支轻骑兵跃马横戈,驰骋在批邓斗争的沙场。

《朝霞随笔》形式活泼,为工农兵所喜爱,但它也有不足之处。有的篇章缺乏深厚的思想,写得浅,平淡;有的则语言干涩,缺乏饱满的政治热情;有的借物喻意时,写得太实,太死。作者的面似乎还不够广。

但愿能够看到更多的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农兵拿起笔来,使《朝霞随笔》这朵新花开得更加绚丽多采。



# 我们什么也不怕



## 艾茶竹

“我们什么也不怕！”这是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在强烈地震面前的豪言壮语。它表现了英雄的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山崩地裂无所惧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它是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伟大革命精神的缩影。

我们什么也不怕。这句话说出了八亿中国人民的心声。因为我们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中国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征服了多少暗礁险滩，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党内的资产阶级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也一定能战胜地震灾害的。你看，地震发生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怀，发来了慰问电，派出了慰问团。这是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障，给灾区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当大地还在

震动，房屋正在摇晃，各级领导已经亲临第一线指挥抗震救灾。灾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定沉着，和灾害英勇奋战。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很快的速度，取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历史上哪个阶级能在这样大的困难面前如此豪气吞山河，壮志冲霄汉呢？没有！

我们什么也不怕。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民，经受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锻炼。当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逆流汹涌而来的时候，革命人民战狂风，抗恶浪，反潮流，顶风上，坚决把这股反革命的逆流打回去。特别是当一小撮亡命之徒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抬出邓小平充当中国的“纳吉”时，首都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和敌人展开面对面斗争，勇敢地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英雄的人民是一定能战胜地震灾害的。你看，当强烈的地震袭来时，人们心不虚，气不馁，腰不弯，坚守战斗岗位，抢救国家财产，救护阶级兄弟。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一支支动人心弦，可歌可泣的时代凯歌响彻云天。

我们什么也不怕。因为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你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和灾区人民心连心，想灾区人民所想，急灾区人民所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向着唐山、丰南一带；人们的心啊，时刻倾听着、关注着抗震救灾第一线，好一幅共同战斗，团结胜利的壮丽图画。这不禁使我想起在旧中国，四

川的一次地震，河水决堤淹没了几个县城，十几天以后无人问津。还记得鲁迅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一文里写到，一九三四年，一面是余姚旱灾，老百姓因争井水互相殴打致死；一面是国民党大奏“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大搞尊孔盛典。“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尖锐的阶级对立，满目悲惨可怕的情景。

我们什么也不怕。我们革命者，坚信人定胜天的伟大真理。毛主席说：“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的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的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基于这个胜利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转化。经历一次地震，我们把它看作是参加一次斗争，接受一次考验，愈经磨炼，斗志愈坚。我们什么也不怕，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勇敢地 and 阶级敌人斗，和自然灾害斗，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



## 一张列宁的照片



吴小丽

捧在我手上的，是一张令人无比崇敬和激动的照片。照片上，列宁正搬着一根巨大的木料，清理克里姆林宫广场。这便是1920年“5·1”节那天，列宁亲自参加第一次全国性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珍贵记录。它，引我注视良久，使我心潮澎湃……

伟大导师列宁仅仅是在清除广场上的堆积物吗？不！列宁是在清除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垃圾；列宁正在搬移的，又何止是一根木料，他移动着的是一座大“山”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及时指出：“我们面前有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4页）这座大山，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留给我们的痕迹和弊病——资产阶级法权。

这座“山”，在无产阶级看来，是一座臭

气熏天的粪土山；可在资产阶级眼中，它却成了使人眼花缭乱的黄金山。无产阶级要移掉这座山，要挖尽它的老根，要摧毁它的根基，资产阶级却每日每时在为它培土、垒石、打桩，千方百计巩固它的基础，扩大它的地盘。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他们把这座山看作“命根子”，看作他们出生的摇篮和成长的温床。这“移山”和“垒山”的斗争还异常激烈呢。

你瞧，和列宁一起搬木料的是几个苏维埃士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自己的光辉实践告诉我们：要“移山”，就必须深入到工农中去，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论职位高低，总是和工农群众战斗在一条战壕里，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首先移走人与人关系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座“山”。忆往昔，在延安时，毛主席亲自和广大战士一起开荒种地，周总理还是边区的纺纱能手呢。解放后，某些人头脑中的那座“山”逐渐膨胀起来，因此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移山”措施：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管理人员和工人实行三同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干部由“社会公仆”演变成“社会主人”。

“社会主人”就是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主人——工农兵，当作被统治、被雇佣的奴仆。在邓小平看来，赤脚医生就应该去爬草鞋—布鞋—皮鞋的阶梯；管理人员就应该“管、卡、压”工人，成为工头、老板；国家干部更应该是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长此下去，“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所以，如

果资产阶级法权是一座“山”的话，那么，它的产儿——党内资产阶级，又何尝不是一座“山”，那是一座横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挡住奔向共产主义光辉目标的拦路山。

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那么就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革命道路上就会不断出现奇峰险石，“移山”和“垒山”的斗争就不会停止。因此，无产阶级只有永远挖山不止，移山不停，才能胜利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幅珍贵的照片，周身热血沸腾，一股巨大的动力使我产生一个坚定的信念：列宁未竟的“移山”事业，中国八亿“愚公”一定要完成！也一定能完成！看，资产阶级法权这座“其重无比的大山”，在中国，不是已经在移动了吗？

## 「 工农兵业余作者 这个称号 」



胡廷楣

近几年，在报刊杂志、舞台银幕上，常常看到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剧本、评论，都充满苗

壮的生机，带着战斗的呼啸。被这些作品所感染，自然会联想起它们的作者。

工农兵业余作者——这是一支崭新的文艺队伍。他们努力象欧仁·鲍狄埃那样战斗。笔，就是战斗的武器。他们的作品，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战斗号角；他们自己，又亲身投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战斗。他们没有追求特权，也不要劳动群众献上牛油面包。为了把文艺“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从未搞过文艺的普通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也敢去“拼”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的作品，更多地发表在车间的批判栏，村头的黑板报上。翻开他们的双手看看吧，笔杆在手指旁磨出一个小小的茧子，可是满掌心劳动工具磨出的粗茧厚皮，却永远没有消褪！

他们的称呼朴素、平凡——工农兵业余作者。但这七个字却有深刻的含意。“工农兵”点出了作者鲜明的阶级属性，表明作者是从事社会物质生产的普通劳动者。“作者”这两个字告诉人们，正是这些普通的工农兵，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正在为自己的阶级从事精神生产。中间的“业余”，却象一个等号，把“工农兵”和“作者”联系在一起。七个字，使我们看到了一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为共产主义自觉奋斗的战士。

工农兵业余作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土的新苗。记得在四十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鲁迅先生的愿望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就在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之后，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的大小“彼得堡”，依然要阻碍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文艺队伍。“彼得堡”里曾经有过“工人作家”的桂冠。在资产阶级“权威”的眼里，这个称呼是区别于所谓真正的“作家”的一种贬词，却又希望用这个称呼把他们同自己的阶级分离开来，从而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压和拉，资产阶级卑劣的两手，在这顶小小的桂冠里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一部分人在软硬兼施之下，最终代表不了自己的阶级，甚至与培养自己的阶级闹到十分对立的的地步。如今，文化大革命战斗的排炮轰塌了大大小小的“彼得堡”。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工农兵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鲁迅先生当年所殷切盼望的“大群的新的战士”才可能出现。

队伍正在蓬勃向上，并不等于斗争已经结束。资产阶级思想无时不想包围我们这支队伍。我想，群众之所以把自己的队伍叫成“工农兵业余作者”，而不简单地称作“工农兵作者”或者“业余作者”，是要使自己的队伍体会到每个字都含有深切的叮咛。当有人潜心于“自己的事业”，创造所谓“自己的”作品时，“工农兵”这三个字就在严肃地质问：“同志，你有没有忘记，创作是阶级的委托？”当有人一头扑入“大部巨著”，几个月没有去摸劳动工具，“业余”这两个字就会亲切地提醒：“该到第一线去搞‘三同’啦，为了永远做无产阶级中的一员，你手中不能只有一枝笔，更要有锤子、镰刀、枪杆。”当有人陶醉于所取得的一点成绩，追求起什么“家”的称呼的时候，“作者”会站到面前：“警惕！‘作家’的称呼，属于



另一条路线。”

战斗吧，前进吧，工农兵业余作者！

## 我是一个兵



蔡期立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消灭了蒋匪军……”

这是我们战士的歌。它唱在欢迎新战友的大会上，它响在千里野营的风雨中，它跳跃在祖国边疆每一个哨兵的心坎里……

此时，海濤拥着红日，军营披上朝晖，在我们的军政教导队里，一队队鬓发似霜的老“兵”，腰带紧束，钢枪在肩，迎着朝阳，迈步向前。晨空里荡漾着他们洪钟般的歌声：“我是一个兵……”

这歌声，出自这些久经沙场的指挥员们之口，尤其激动人心。不是吗？他们是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首长，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就会闻风而动。可现在，却以一个兵的姿态投入军营生活。

兵，在等级森严的旧社会，是一个低贱的名称。冠以“小”字还嫌不够，还要加上“腊子”，曰：“小兵腊子”。可见兵的地位了。平地一声春雷响，自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了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以来，兵，就以一个崭新的概念，出现于崭新的军队之中。官兵关系也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关系变为同志关系。在井冈山上，我军官兵头戴一式五星八角帽，身着一样青灰粗布衣。“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伕，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井冈山的斗争》）在那革命的战斗年代留下了多少官兵同甘共苦的佳话！漫漫的长征路上，毛主席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员；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上，有过“朱德的扁担”；青弋江畔，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挥员方志敏身上不比士兵多一个铜板；在积雪皑皑的长白山里，抗联司令杨靖宇同警卫员分吃最后一把树皮……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革命军队才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正因为这样，千万劳苦大众才会自觉加入这革命的洪流，我们的革命军队才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

我们无产阶级军队的干部，与一切剥削阶级的“官”全然不同。领导干部有行使命令的职权，那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奋斗的责任，绝不是高人一等的特权。官与兵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带兵必须爱兵，爱兵必须当兵，当兵才能更好地带兵，这里有着丰富的辩证法。不爱兵，专靠武断和权势压人，把官兵之间鱼水关系变为猫鼠关系，雇佣关系，得不到兵的拥护，怎么能带好兵呢？爱兵又必须当兵。如果我们带兵的人不与士兵搞三同，习惯于在司令部

里摇电话，发命令，只能与兵越来越对立，又怎么能够与兵心贴心呢？

在批邓斗争中，更多的干部与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鬼花招对着干，到我们基层连队来了。“扛起七斤半，官气扫一半”。他们自觉破除资产阶级等级观念，坚持与战士划等号，搞三同，使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又放射出闪闪的红光！我想，当首长们穿上缀补好弹洞的旧军服，在我们的队伍里推起粪车的时候；当他们用绿军帽压下鬓脚，在军营站岗的时候；或是当他们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为连队黑板报写一首短诗的时候，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正激荡着他们的心。他们在反修防修的战壕里又找到了自己的“战位”，他们用自己的战斗获得了“兵”的光荣称号！正是在这平凡的兵的生活中，他们向曾经在炮火连天的年月，庄严宣誓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又迈开了新的步伐。

“我是一个兵……”，这歌声那样高昂，那样坚定，使人感到那红帽徽，红领章，闪烁着更加鲜艳的光彩；使人感到我们伟大的军队蓬勃向上，青春常在。亲爱的同志，让我们快把这革命的兵之歌，唱得更嘹亮吧！



## 崭新的等号



花 萌

“=”——等号，一个表示等量关系的数学符号。少年儿童从上学那天起，就开始天天在练习本上画： $1+1=2$ ； $3+7=10$ ……这种等号，或许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

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添上了崭新的政治意义。

请看！

在“七·二一”工人大学，在朝阳农学院，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清华、北大……出现了这样一个崭新的等号：

大学生 = 工农兵

这个崭新的等号表示：大学生来自工农兵；毕业后仍是工农兵。这是一个多么发人深思的等号啊！它的意义又何止是一个单纯的数学符号呢？！

这个新型等号的出现，标志着什么？它标志着几千年来在孔老二的书斋、资产阶级洋楼的黑板上，所画着的“官 > 民”、“上

等人>下等人”的天经地义的不等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已经不能成立。那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应该“坐特等车”、“吃特等饭”的思想正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啊！这个连接于“大学生”与“工农兵”之间的“=”，它不正是人们“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两道深深的裂痕吗？它不正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沟通“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一座钢铁桥梁吗？它不正是从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铮铮发亮的轨道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举起战斗的双手，热烈欢呼这个崭新的等号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

可是，这个崭新的等号的出现，对于习惯了“上智下愚”、“官贵民贱”的剥削阶级来说，是多么大逆不道，这岂不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吗？于是乎，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挂帅人物，气急败坏地跳了出来：“大学生不能与工农划等号”。好一个“不能划等号”！一句话，就是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复辟资本主义，把历史拉向倒退。

在“大学生”与“工农兵”之间，无产阶级划个“=”，竟然会引起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如此的恐慌和仇视。这说明，划“=”，还是划“>”，并不是一笔之差的问题，它正反映了两个阶级的激烈较量，两种世界观的尖锐交锋。然而，“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在“大学生”与“工农兵”之间，用崭新的

“=”取代腐朽的“>”，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管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以及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升官发财的人如何抗拒，也无法挽救这个“>”彻底灭亡的命运。

## 理想谈



陈大康

十分激动地在报上读到了尾山农场七名女知识青年的理想：

“我不是温室里娇嫩的花朵，要做填平三大差别的一把土”；

“做革命的老黄牛，拉革命车不松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心潮滚滚逐浪高，毛主席教导记心间。革命岂能做井蛙，雄鹰展翅飞云天。扎根农场干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

言语虽朴实，但句句铿锵如金石声。她们远大的革命理想，她们的火红青春，她们英勇献身的事迹，激动着千百万革命青

年的心。

就在这时，读到了另一种理想，那就是《莫斯科共青团员》七月九日刊登的对五百五十名青年理想的调查：除11%的人未回答外，32%的人的理想是“受高等教育”；21%是“每月至少挣三百卢布”；21%是“一间书房”；6%是“一辆汽车或一所别墅”；5%是“攀有权势的好亲戚”；4%是“立体声收音机和收藏流行音乐唱片”；甚至有个青年的理想就是要一条“超级来复线”牌的蓝色牛仔裤。

在他们看来，“做填平三大差别的一把土”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但在我们的革命小将看来，追求卢布或什么牛仔裤，这是多么渺小和可鄙。

“做填平三大差别的一把土”，这看起来似乎平凡。但女英雄们说得好：我们“从事的是平凡的工作，但与世界革命的风云相连，与共产主义的灿烂前景相连”，这又多么的不平凡。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了多少这样的青年英雄啊！金训华、张勇、孔宪凤、黄山茶林场十一烈士……他们的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青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通过这远大的革命理想，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看到了我们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现代苏联青年将追求享乐作为自己的理想，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苏修统治集

团教唆的结果。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既然苏修统治集团将“土豆烧牛肉”作为“共产主义”来兜售，那末苏联青年有这种理想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大多数青年的理想并不是这样，而是要革命。卓娅、青年近卫军的英雄们是他们的典型。保尔·柯察金要把一生贡献给共产主义的名言，更是激励着苏联乃至全世界的革命青年。而今苏联青年的理想为什么变了？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在那里复辟了。这深刻的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在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时，必须时时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扎实的内容。这样，远大的革命理想才能始终保持，共产主义才能早日实现。

我们赞美远大的革命理想，鄙视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同时深信，苏联青年决不会永久地受苏修统治集团的蒙蔽。在那个一小撮人发财，绝大多数人贫困的社会，除去少数挤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青年能满足所谓“理想”，大多数青年必将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雇佣奴隶的地位必然使他们觉醒，将推翻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总有一天，包括中苏两国青年在内的全世界革命青年，都将有一个共同的远大革命理想：消灭一切吸血的毒蛇猛兽，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 抗震救灾胜利歌 (弹词开篇)

曹刚强

(表)红旗舞东风,浩歌贯长虹。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举国上下八方支援、团结救灾,灾区人民坚定沉着、英勇抗震,谱写了一曲曲抗震救灾的壮丽颂歌——

琵琶铮铮弹得响,  
颂歌声声我来唱。  
歌唱那,  
英雄儿女斗志昂,  
抗震救灾谱新章!  
歌唱那,  
八亿军民心贴心,  
共产主义精神放光芒!

那地震是突然袭击起灾殃,  
对我人民逞凶狂。  
我人民,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顶天立地志气刚!  
文化大革命风雷激,  
他们曾踏着雷霆上战场;  
邓小平刮起翻案风,  
他们是铁拳怒砸复辟狂!  
十二级台风刮不倒,  
七级地震震不垮!  
地陷进去我们补,

天塌下来我们撑!  
这豪迈的誓言多铿锵,  
响彻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  
有英雄,  
泰山压顶腰不弯,  
临危不惧志更强,  
一肩泥土未抖去,  
坚守在战斗的岗位上;  
有英雄,  
不怕余震阵阵楼房摇,  
赴汤蹈火险处闯,  
为有牺牲多壮志,  
抢救阶级兄弟热血淌。  
先公后私先别人,  
互相关心互相帮,  
处处有雷锋和焦裕禄,  
红心热血似火烫。  
人说是,  
泰山巍巍最坚定,  
我说它,  
七级地震也要晃;

惟有我中华民族英雄辈，  
天崩地裂志如钢！

你看哪，  
余震未停春雷响，  
万里长空红光亮。  
党中央发来慰问电，  
象浩浩春风暖心房；  
毛主席又派出慰问团，  
亲切关怀到现场。  
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  
多少人  
慰问电紧紧贴在胸，  
纵情高歌红太阳。  
在抢险排障的井架旁，  
多少人  
面对首长热泪涌，  
激情似潮满胸膛。  
太行山高呵海河水长，  
毛主席恩情山高水长难比量！

你看哪，  
处处有人民子弟兵，  
同喊一字——冲！  
同喝一声——上！  
雄兵虎将卷旗浪。

你看哪，  
江南奔来医疗队，  
塞北捧来救灾粮，  
雄鹰一架一架排成行，  
汽车一辆一辆穿梭忙……

就象那  
江水英打开公字闸，  
“龙江水”流在灾区人民心坎上。  
翻开历史千万页，  
谁曾见过这诗章？  
这就是，

社会主义自有回天力，  
无产阶级专政威力强！  
曾有那，  
十级风暴起，百丈狂澜卷，  
曾有那，  
千里寒流急，万重关山挡，  
怎禁我，  
八亿鲲鹏冲霄汉，  
怎禁我，  
降龙伏虎军威壮！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方向，  
英雄的人民勇往直前无阻挡！  
九天揽月我们雄赳赳，  
五洋捉鳖我们气昂昂，  
震山震海震不动我们的心，  
心心向着北京城。  
扛起千山再登攀，  
我们有万钧的铁肩膀。  
它来一场大地震，  
我们来一场大革命。  
一张白纸描宏图，  
一双巧手绣新装。

看今朝——  
大江南北旌旗奋，  
长城内外战鼓响。  
旌旗猎猎呵，催人急！  
战鼓声声呵，添力量！  
深入批邓，纲举目张，  
重建家园，奋发图强！  
我们是  
为共产主义战斗的无产者，  
人间奇迹我们创！  
到明朝——  
莺歌燕舞遍神州，  
笑迎那风雨过后百花香！

# 金色的水路

杨森



开完“三夏”工作会议，从公社出来，已是午夜时分。骤雨初歇。新月象一把磨得铮亮的镰刀，高高挂在一碧如洗的天际。大家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散发着浓郁麦香的空气。因为刚下过雨，小路泥泞，又要顺便到几个大队看看农活进度，大家决定坐船。

东风大队的支部书记老李抢着摇橹。小船在水港里拐了几个弯，眼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河道。在清亮的月色里，河道象一条光彩熠熠的深蓝色缎带，笔直地铺向绿荫丛丛的远方。这便是我们公社去冬开挖的新河——战斗渠。

参加过开河会战的人，谁能忘怀工地上那些动人心魄的日日夜夜呢？战斗渠是穿越公社中心地带的干渠之一，对改善全公社的农田灌溉和水上交通运输都有重要的作用。去年冬天，在冰封雪飘的时节，公

社党委向几万贫下中农社员发出了“苦战三十天，拿下中心河”的战斗号令。白天，工地上数不清的小车和扁担，沿河象篦齿似地排成无数“一字长蛇阵”。霜花皑皑的河堤上，车辙碾着车辙，脚印压着脚印。红旗猎猎，压倒了呼啸的寒风；热气腾腾，融开了满地冰霜。黑夜，“小太阳”的光芒，照耀着整个工地，蜿蜒十几里，绚烂的银河也为之黯然失色。

入夏以来，新河又披上了新装。璀璨如金的油菜花，葱翠如茵的麦苗，各各将它们鲜艳的色调倒映在清澈的河心，把新河装点得更加秀丽宜人。眼下，到了新河开掘后第一个收获的季节了。成熟的麦子和油菜籽沁人心脾的清香，在水面弥漫、飘散……

景秀不觉路远。只换了一回橹，我们便进了金桥大队。小船傍着一片油菜地停住了。夜，更加静谧了。凉风习习，送来油菜籽荚接触的沙沙的轻响。金桥大队的团支书小刘抢先跃上河滩。他一上岸就对着空旷的田野呼喊起来：“喂——老队长在不在？”

我们有些奇怪。上岸一看，嘿，哪儿是什么风吹菜荚响哩？黑呼呼的油菜地里，只见无数个人影在晃动，无数把镰刀在闪烁。一阵沙沙声过，一棵棵粗大的油菜秸就轻轻倒伏下来，霎时就是一大片。原来，金桥七小队的社员正连夜抢收菜籽。是啊，带露砍菜籽，能减少裂荚，增加产量嘛。

一个矮墩墩的汉子踏着田塍迎面走来了。小刘见到他，惊喜地问：“水泉哥，你们八队怎么也上这儿来了？”水泉把镰刀换个手，用毛巾擦擦汗涔涔的脖子，笑咧咧地说：“岂止是八队？你再仔细朝地里瞧瞧！”小刘跑下田埂，走进菜籽地，地里顿时腾起一阵阵欢笑声：“三队青年突击队向你报到！”“十二队娘子军排在这儿哪！”“找九队

青年组吗？往前走！”“……”

水泉点上一支香烟。我们就在露水沾湿的田埂上蹲下来。从他嘴里，我们听到了一段故事。

开阔的战斗渠水静静地从金桥大队穿过，把两个生产队分隔在两边：河东是七小队，河西是八小队。这是新河开成后新划的地界。原先，在没开河的时候，这两个生产队的地块，犬牙交错，兜兜碰碰，叫做“插花地”。为了这些“插花地”，两个队还闹过一些纠葛。七队的地块今年种棉花，碰上两旁八队的地倒接上了水稻的茬口，插秧灌水，弄得棉花地里水渍渍，烂了根须。八队的地块要开沟车水，必须打七队的地里过，七队又不肯放行。一来二去，彼此心上都结下一个疙瘩。

开河以后，大家就更觉得不便当了。出工下地都得过河兜个大圈子。每天一早，两个队的社员在水泥拱桥上相遇，都要顺便拉呱几句：“嘿，上松江路过金山卫——远兜运转。”“下地九曲十八弯，一日四回桥头会！”

大队党支部听取了群众意见，决定对两个队的地块重新调整：把河东的地划归七队，河西的地划归八队。按理，这是个两得其宜的方案了吧？谁知这个决定一宣布，七队里就炸了锅。

原来，七队划到河西去的那片地，是个“聚宝盆”；八队划到河东来的这块地，是个“鸭食盆”。提起这两个“盆”的典故，不是本地人，恐怕是不晓得的。

七队的副业组长火强，是个精明能干的角色。他看出河西那片地，是块沙壤，通气透水，就都种上了西瓜。每年这块地里的出产，足足有几百担上市。因而称之为“聚宝盆”。

而八队划到河东来的这块地，是片低洼地，漏水漏肥，十收九不足。有人也说得

刻薄：这块地收的谷子，只够做鸭食。

要把“聚宝盆”换成“鸭食盆”，七队有些人就传出些话来：“宁可一日几回头，不把肥肉换骨头！”八队有人耳朵里刮到这些话，也赌开气了：“什么金盆银盆，不换就不换！”“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走咱的独木桥。”

土地调整工作搁住了。大队支委会研究这个问题时，有人主张：在河上再架一座水泥桥。也有人反对，说架桥是浪费材料，不如维持现状。支部书记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七小队的土地肥，家底厚，人力精悍，年终分配每个劳动力要比八小队多上一、二百元。八小队的地质差、积累少、人手不足，置办农药化肥农具都受资金限制，增产幅度不大。两个生产队的差距这几年越拉越大，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怎么办？请大家围绕这个问题深入想一想，不要就事论事。

七队的老队长是个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平常寡言少语，干活时一股牛劲，被人们称作“黑水牯”。这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开了头炮。他点上一锅早烟，慢条斯理地谈起自己土改后的一段经历。

“一晃就是二十几年。土改那阵的事，还清清楚楚的在眼前。那一年，我刚交二十五岁。斗地主、分田地、分果实，闹得红火，总以为从今以后顺风顺水，日子是脚踏扶梯步步高了。谁知就在第二年秋天，我老婆得了伤寒症，后来两个孩子也传染上了。一家四口，倒有三口躺在床上。地荒了不用说，就连看病抓药的钱，也得求亲托友，欠下一屁股债。唉，单丝不成线哪。富裕中农周三悄悄托人给我捎了话来：他愿意出价买我那两间瓦房。那是土改的胜利果实呀！他们家地多人手多，一个个能吃能做，又捎带做木匠手艺，这两年发了家，腰粗气壮。你们看，土改没上两年，穷富就分化了。幸亏毛主席号召搞合作化，我才



度过这一关。今天，我们怎么能只顾本小队富裕，眼睁睁把遇到困难的小队拉下哩？只顾自己抱着个‘聚宝盆’，那是资本主义，进共产主义，得大伙一起进！我同意把河西的地划给八小队，没二话！”

老队长用那不紧不慢却是十分铿锵有力的语调结束了他的话。会场里先是一片静寂，随即，话语就象涨潮时的战斗渠水，喧腾起来。

“七队的‘鸭食盆’，我们帮着填！”

“打我们小队挖泥，路短工省，还是我们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好好拾掇他几年，‘鸭食盆’照样能变‘聚宝盆’！”

老队长用每个贫苦的庄稼人都明了的生活哲理，打开了人们的心窍。真金是不锈的，抹去蒙在上面的尘埃，它依然金光闪闪……

现在，我们正站在这“鸭食盆”上。它其实早已填得平平整整，同大田连成了一片。因为肥料施得特别足，油菜籽长得荚荚饱满，密密层层。来自各小队的突击队正集中在这块地上大显身手。镰刀的闪光，煞似夜空的繁星闪烁。这场面怎么不叫人手痒哩？我们乘兴走下地垄，攥起了镰刀……

喝完一碗红小兵送上的香喷喷的大麦茶，小船又解缆启航了。

这回摇橹的是年轻的妇女干部阿芹。她摇船有一种独特的细腻风格：船身平稳，水花轻溅，小船象一片柳叶，在墨绿的河水中无声地滑行。

在逐渐变得淡薄起来的夜色中，战斗渠俊秀的姿影更加清晰可辨了。哗——哗——，船舷两旁，涌起一簇簇细碎的浪花，水流加快了。这是一天中的早潮。

我们来到了一处港汊。猛然间，从前面的芦竹丛中，穿出一支船队。都是一色

的鬲泥小舢板。船头高高翘出水面。每条船梢上，站着一个膘悍的撑篙人。他们竹篙轻轻一点，船行似箭，一条条从我们面前掠过。真是“起五更碰着隔夜人”，是谁起得这么早，又这么旁若无人呢？

还是阿芹眼尖，她指着最后一条鬲泥船上的人影说：“你们看，这不是建设大队的童学军吗？”

果然是他。阿芹紧摇几橹撵了上去。

童学军是个剪平顶头的青年人。穿一件鲜红的汗背心，结实的肌肉映着月光，块块饱满。他正撑得酣畅，见我们的船追了上来，就收住竹篙。

“学军，一大早赶到哪儿去？”

童学军用竹篙敲敲船仓，指着一仓黑油油的河泥说：“给十二生产队送肥去！”

“又是一宿没睡吧？”一个熟悉他脾性的干部问。

“白天有白天的活计。晚上又凉快又出生活，叫人怎么舍得睡呐？”童学军淳厚的脸盘上露出稚气的笑容。

“这个鬲泥船队，是刚拉起来的吧？”有人很感兴趣地提问。

“你的消息不灵通，我们的鬲泥船队已经突破一千仓大关啦！”童学军俏皮而又自豪地回答。说罢，竹篙向河底轻轻一点，小船就窜出一、二丈远，“前面的船走远啦。明天会！”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不由得想起去年冬天的一件事来。

童学军是四年来建设大队落户的。去年，他担任了建设大队的支部副书记。他当选的第二天，就一扁担挑上铺盖，到十二生产队牧场的一个小窝棚里安了家。

十二生产队是个被人称做“脱尾巴的风筝——飞不起”的穷队。人们说，这个队有“三多三少”：沙荒多，田块少；手艺人多，庄稼汉少；出嫁的闺女多，进门的媳妇

少。这里因为地势高亢，交通闭塞，附近又缺少河道，好些地块都晒成了干不拉碴的沙荒地。历年来产量低、分红少。有些人不安心农业生产，出门学泥水木匠，穿村走户，赚几个零花钱。客队的闺女们，也不愿到这个穷窝窝来找婆家。

有的好心人劝童学军说：“人家蹲点，图个总结经验，大喇叭一喊四方知。你一头扎进这个穷窝窝，能有啥出息？穿上这件湿布衫，往后就难脱身哟。”

童学军爽朗地笑了：“同志，要是世界上没有穷窝窝，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做什么？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差距，是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限制它，打破它！帮助穷队赶上富队，让脱尾巴的风筝飞上天，咱们农村的公有化才能越化越大啊！”

去年冬天，公社的战斗渠竣工时，已经临近农历年底。北风一吹，大雪下得纷纷扬扬。参加会战的民工们喜气盈盈，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过春节。可是，童学军带领的建设大队青年开河突击队，回村不进家门，又踏着瑞雪，开赴新的工地。他们在十二生产队扎下营盘，一场开挖灌溉支渠的战斗又打响了。此后，他又把各生产队的拖拉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机耕队，帮助十二生产队和其他队春耕。十二生产队的社员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家家蒸了糯米糕，户户泡了枣子茶，送上工地，拉着童学军的手，说了贴心话：“大队这样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争气，不走旁门邪道，把生产搞上去，同大伙一起奔共产主义！”

对于童学军的这种做法，也有人表示过怀疑：“学军，自打办合作社以来，从没见过有这么个搞法的。你就不怕担风险？”

童学军回答他的，仍然是一串爽朗的笑声：“革命还能不担风险？干社会主义的人，得有个大眼光，大气魄！在新形势下，必然会有新生事物出现。认准了方向，我们就该迈出大步伐！”

听吧，他说得多么好。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胸怀。他们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风云变幻，洗炼了人们的视力，他们高瞻远瞩，不仅能够深刻地洞察未来，而且能够清楚地分辨通向未来的道路。

人们常常爱把历史比做奔腾不息的长河，这比拟确实贴切。我们的战斗渠，在普通的地图上不会有它的位置。它显得太小了，比不上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那样雄伟壮观，也不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那样名声显赫。可是，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民开掘的河。在这一点上，以往历史时代里的那些大小运河，都要为之逊色。

战斗渠水日夜不停地鼓荡奔流，她毫不留情地冲决几千年来私有观念的陈规陋习，百折不回地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我想，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长河”，不正是千百条这样平凡而又生气勃勃的河道汇流而成的么？

小船沿着河道向东划行。两岸的竹园丛林中鸟雀啁啾，天色黎明了。东方的天际，喷涌出火红的早霞，给丰收的田野披上绚丽的金纱，向粼粼碧波撒下万朵金花……

我接过阿芹手中的橹杆，迎着晨风，沿着金色的水路，向前疾驶。

（题图：曾华）

# 弧光曲

瞿铭  
汤君



我们的船厂，到处是一幅幅热烈的战斗场面。特别是那闪耀着弧光的焊花，白天如奇葩争艳，夜晚似银河繁星。

造船工人对于弧光，有着特殊的感情。看到弧光，年轻的人们会激起对革命理想的神往；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也会引起对战火硝烟的回想。然而，只有置身于弧光中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弧光的意义。

那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刻。经过一月革命风暴洗礼的高庆珍同志，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干部，带着新生革命委员会的干部组成的第一批“五·七突击队”，朝着船台，朝着弧光走来了。她理理斑白的鬓发，轻轻地扯了扯衣襟，步子迈得扎实、有力。她的眼里，象年轻人似地闪着火一般热烈的光芒。是的，

她怎能不激动呵！过去，厂党委执行错误路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么？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工人群众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不正是对自己最好的帮助和挽救么？此刻，从办公大楼走向船台，总共几百步路吧，但她觉得，自己是走在毛主席指引的金灿灿的大道上！

工人群众敲锣打鼓地欢迎了他们。在简陋的电焊工棚前，师傅们捧出了帆布工作服，高庆珍他们一人拣一套穿到身上。突然，一个活泼的电焊姑娘跳到高庆珍跟前，伸出手来，帮她拉正了衣领，扣上钮扣，然后退回半步，上下端详了一番，又拿了顶电焊工作帽，端端正正地戴到了高庆珍的头上。

“来，拿着！”随着一声爽朗的命令似的声音，电焊姑娘将一柄崭新的焊枪递到了她的面前。

“枪！”高庆珍的眼光闪烁了一下，激动地伸出手去，紧紧地攥住了焊枪。她感情深沉地仰起头来，望着远处。

她不会忘记，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拿到武器时的情景。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那时她还没眼前这伶俐的电焊姑娘长得高呢！她是亲眼看到自己父母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在火光中，她摸到一把菜刀，看准一个呲牙咧嘴的匪军官，猛扑上去狠狠地给了他一刀。然后便飞一般地朝山上跑，一直跑到红军的驻地，扑到了亲人的怀里。一个可敬可爱的大姐，听完了她的血泪控诉，伸出满是硬茧的手，帮她擦干了眼泪。大姐领她到连部去，替她领来了军装，帮她穿上，扯了扯衣领，扣上了钮扣，卷起了过长的衣袖，又端端正正地帮她戴上了红军帽。小庆珍眼里又涌出泪花来了，那是在亲人面前才有的那种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泪花呀！突然，她听到一声

严肃的命令：“把眼泪擦干！来，拿着！”抬头一看，见大姐已将一杆乌黑铮亮的旧式步枪端到了自己面前。她迅速地伸出双手，把枪紧紧地、紧紧地抓在手中……

当年把她引上革命道路的，是那位苦大仇深、久经战火考验的红军大姐，今天站在面前的，却是一位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红卫兵战士。

呵，这姑娘递上的，难道仅仅是一柄焊枪吗？不，和当年大姐递枪一样，她递上的，也是武器，这是反修防修的战斗武器啊！站在她面前的，决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阶级，伸出了火焰一般炽热的手，在向自己，指明继续革命的征途！

从这天起，穿着电焊工作服的高庆珍，几乎天天出现在船台的焊花丛中。她常常披着弧光，与工人师傅们谈心谈到很晚。人们也常常看到她在简陋的电焊工棚里，与大家一同勤奋地攻读马列，认真地探讨和分析……她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坐在办公室里听听汇报，批批文件；而是经常出现在船台上，一有空就参加“突击队”的学习和劳动，遇到问题马上请教身边的师傅们。工人们总爱自豪地说：“老高是咱们班里的人！”高庆珍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弧光在伴随着我们战斗，是广大工人群众在激励着我们前进呵！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是一九七五年。上面忽然有人刮起一股妖风，打着“整顿工业”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管理不象管理，到处乱哄哄，叫嚷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管理制度。在那天的党委会上，争论十分激烈。高庆珍特地带来了那柄焊枪，她激动地发言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恢复过去那一套，这不是要我们的干部放下继续革命的武器，重新站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吗？”她深情地向大家讲述了这几年来切身感受，讲当年的大姐和今天的电焊姑

娘……党委会开得更热烈了。最后，一致通过决议：我们不能跟那条复辟倒退的路线跑，而要与它对着干！我们不能站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而要永远紧握继续革命的武器，和群众战斗在一起！

这天晚上，船台上的弧光比平时更炽烈了。党委会全体成员都上了第一线。此刻，你可以看得到无数闪烁的焊花，却分不清哪一朵是工人点燃的，哪一朵又是干部点燃的。然而，你会觉得自己到了战场上，你看见了战火硝烟，你听见了鼓角齐鸣。你一定会说：这是在战斗，而且，我们已经发起了新的进攻！

弧光呵，变得更加灿烂夺目了……

## 高路入云

方敏



能够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驰骋，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无论是驾汽车翻山越岭，还是乘火车昂首长驱，你总可以看到崭新的道路在向前伸展，万千新人新

事纷至沓来,使人感触万端,浮想联翩。

去年仲夏,我从边疆赶往成都参加一个会议,时间紧迫,一路兼程才能赶上会期。早晨,火车到达昆明,却听说成昆线连日暴雨,有几处塌方,恐怕要影响通车。顿时,我觉得一阵冷雨向心上浇来,绕路走吧,要误会期;等通车吧,更急煞人。我心想:只说是塌方,不一定就断路。仔细一问,果然线路塌方正在抢修,叫我晚上来听消息。

晚上我又来到车站,却听到广播里正在报告:“成昆线已通,今晚火车正点出发。”霎时,我兴高采烈,三步并作两步奔入车厢,好久都安静不下来……

列车,穿山跨涧,长驱直进。半夜,我忽然看见前方有一片宛若繁星的灯火。这时火车减了速,才渐渐看清是一群年轻的修路工人。灯火通明中,还望得见一幅红色的大字标语:“以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当列车通过时,他们挥舞着帽子、毛巾,向着车厢兴奋地欢呼起来。就在这时,我感到一股热流传遍全身。你想,在把这几十方塌下的泥土从铁路上搬走的抢修战斗中,也许他们已经不歇气地干了一昼夜,也许他们到这时还没顾上吃晚饭,也许当他们趴在铁轨上听到车轮的震动时,才清理完最后一根枕木。但是,当他们看到火车安全正点通过时,这些年轻的突击队员们,却忘掉了饥饿,忘掉了疲劳,为满车旅客的一路顺风而欢呼雀跃!同志,此时,你会作何感想呢?——特别是当你带着任务出差,趁着假期探亲,或者是怀着“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似箭归心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我真想打开车窗,向他们挥手致谢,火车却一声长鸣急驶而过。回首处,只见一团烈焰似的横幅下,晶亮晶亮的灯光象金子一般在闪烁……。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成眠。然而,这样的感受又何止是这一次呢?

今年春上,翻二郎山进西藏,汽车把我载入了一个鸟鸣山幽,花繁木秀的世界。公路边,苍松古柏迭绿泛翠;山涧里,溪流淙淙时现时隐。特别是那一簇簇粉红色的山花铺缀在张开的枝干上,倒挂在悬崖峭壁边,象是一条条鲜花的瀑布飞泻而下,令人心旷神怡。正行进间,司机说,要过“水帘洞”啦!只见不远处的山崖上凌空飞起一片清瀑,腾过公路洒向绿丛,汽车穿过时,几点水星飞进车厢,好不清爽!

汽车在向上攀登,树木渐渐稀少起来。起初还可见山上的浓云厚雾,尔后便看不见了,只感到湿漉漉的雾滴飘进车厢,撞在脸上。转过一道弯,路边现出一顶灰白色的帐篷,不远处有三个姑娘正围着一个三角架在测绘着什么。听到汽车声,她们抬起头,笑着向我们挥手。不知是姑娘们热情的招呼留住了旅客,还是路边的一注清泉吸引了司机,汽车在这里加水休息了。

姑娘们邀大家喝水。我走进帐篷,里面地铺占了一半,另一边壁上挂了一张世界地图。一个木板搭起的简易桌子分作两层,下层有一叠报纸和学习文件,上层是一本摊开的《实践论》,里面夹支红蓝铅笔,旁边还有一只口琴和一个普通的玻璃瓶,插着一束满含朝露的鲜花。

“你们三个住在这里?”我问姑娘们。

“还有尼玛大婶,到局里开会去了。”

“这里真是山高路远人稀少啊!”我不觉有些感叹。

“可我们正在用双手改变它!”一个高个子姑娘说,“尼玛大婶常说,我们修的是把各族人民的心和北京连在一起的幸福路呢。”

汽车喇叭响了,我匆匆和姑娘们告别,继续赶路。车上,我才听一位同座的同志讲,这是一个测量小组,正在勘测一条新路,要把火车通到西藏去。那高个子的姑

娘叫高岚，是去年从北京分配来的大学生，关于她，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反正坐车没事，热心肠的同伴便给我从头讲起来。原来小高生长在北京一个干部家庭，从铁路工程系毕业以后，学校准备让她留校工作。父母年纪大了，也希望独生女儿留在身边。她的男朋友在北京工作，也不愿她走得太远。然而小高想起了插队时贫下中农对她的教育，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动人情景，想起了党和人民对新一代的希望。于是，她跑去对男朋友讲：“我们都曾是红卫兵，现在又都是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决心与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今天我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相信你是不会反对的！”接着她又回家对父母说：“你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最知道怎样的环境能锻炼青年，如果我们这一代都图安逸，贪享受，留恋城市，革命事业还会后继有人吗？”最后，小高找到学校领导要求道：“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我上大学，我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贡献给人民。我是学铁路设计的，祖国的西藏还没有通火车，我坚决要求去参加填补这块空白的战斗！”就这样，小高怀着坚强的信念，朝气蓬勃地来到了川藏高原。

忽然，车厢里一阵喧哗，循声望去，原来汽车已翻过二郎山，远方展现出一座座白雪皑皑的山峰。雪山，洁白如玉，巍然挺立，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华。

啊！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怎样一派云蒸霞蔚的景象，起着何等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解放以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开山劈岭，修通了川藏公路，把北京的温暖送进了西藏。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继承了前辈的事业，要在这一

里修铁路，向更高的险峰登攀。这是多么惊天动地的气魄啊！就说高岚和她的战友吧，为什么她们能够远离舒适的家庭，繁华的城市，来到这荒僻的高山？虽然我没来得及和她们深谈，但是，从帐篷里那张世界地图，不正看出了她们的宽广胸怀？从桌子上的毛主席著作、报纸和学习文件，不正展示了她们的精神世界？那口琴、鲜花不正显示出她们蓬勃的朝气和对生活的热爱？尼玛大婶说她们铺筑的是幸福路，我觉得她们也是幸福的人，是摆脱了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着光辉灿烂的理想进军的人。

其实，在我们祖国各地，这样的年轻人真是随处可遇。在云南，就正有成千上万个知识青年满怀豪情、满怀理想来到边疆，和老工人们一起，把上古时代的荒山老林开发成美丽富饶的橡胶园。我认识一个叫做常晋峰的小伙子，从北京到边疆七年，他就和战友们一起开发了七个新的生产队。每当队里潺潺的泉水绕过新盖的住房，山上齐崭崭的胶苗开始抽绿的时候，他就打起背包出发了。今年是第八个年头，我见到他时，他正穿着个红背心，将身子贴在一处陡壁上，十个脚趾抠进石缝里，一只手抓住棵小树，另一只手挥动着砍刀在开路。我问他：“嗨，还是不减当年勇哇？”他抬起头望着白云深处，无限神往地说：“当年，我们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走来的，今后，我们还要沿着这条路走到底。”

啊，那云贵高原上的突击队员，那川藏公路、南国橡胶园里的青年，何止是在为我们祖国的壮丽河山把道路筑上云端，也是在革命前辈用生命和血汗奠基的地方，把崭新的大道铺向共产主义的天堂。正是他们——一代敢攀高峰的革命青年，象征着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题图：邓泰和）



# 破冰的人

龚金凤 方国平 单慧玉



北国的初春。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搅天飞舞，港湾的码头在茫茫的白雪中，都辨不明白了。

赵志凯站在窗前。他那双穿着大号的翻毛皮鞋的脚，象生了根似的，好久好久，没有挪动一步。屋里靠墙的沙发上，厂生产指挥傅伯成默默地抽着烟。显然，两人之间有了什么疙瘩。此刻，出现在赵志凯眼前的，并非是迷茫的雪景，而是不久前目睹的那幅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

“轰隆隆——”战鹰投下一枚枚炸弹，海面上霎时蹿起条条水龙，挟带着碎冰块呼啸着飞向天空。连续的爆破声，冰块猛烈的撞击声，震耳欲聋，一直传到几十里外。只见我海军几十艘破冰艇，冲过一个

个冰窟窿，用钢铁身躯切压冰块，向不远处被坚冰封冻的轮船顽强挺进。

忽然，迎面一座雪峰般的巨冰，乘着大风，一沉一浮地向一艘破冰艇压了过来，紧急关头，破冰艇灵活地朝左一闪，巨冰一角擦过船舷，顺流而下……

被冰封的轮船一艘一艘脱险了。满江响起了高昂的汽笛。外国船员纷纷翘起大拇指，用不同的语言，向我英雄的海军致敬。当时，洪新船厂的一艘客轮试航到此，正好被冰封了，厂党委副书记赵志凯正在船上和工人们一起目睹眼前的破冰战。赵志凯摘下棉工作帽，紧紧捏在手里，对站在自己身旁的傅伯成深沉地说：“老傅，我们为什么没有大型的破冰船呵？”傅伯成习惯地眯起眼睛，感慨地说：“家底薄啊，谁来做呢？”

国家需要大型破冰船，我们造船工人

不做谁做！那以后，赵志凯回到厂里，党委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正好海军的破冰艇来厂检修，一位海军艇长也参加了讨论。会后，党委马上向上级党委打了报告，坚决要求制造破冰船。现在，赵志凯又和傅伯成一起，到部里来要任务。洪新造船厂原来是个部属厂，文化大革命后，下放到了地方，实际上受地方党委和部里的双重领导，生产计划，原料供应，还由部里决定。

赵志凯正沉思着，房门突然开了。他回头一看，门口，一个身材魁梧的海军干部向他行了个军礼。

“哎呀，你怎么来了！”赵志凯笑着奔了上去，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这时，坐在沙发上的傅伯成也认出来了，来的海军同志正是那位艇长。

艇长说，他是来部里反映情况的，上级首长非常关心造破冰船的事。

“可是——”赵志凯脸上的笑容收敛了，神色十分严峻，“部里生产局副局长老郝不同意我们造。”

傅伯成微笑着对艇长说：“部里有部里的计划，我们一个厂也无能为力呀。”

“真窝囊！完成计划之外就啥都不让干。还象文化大革命前一样，搞得工人缩手缩脚，有劲使不出。我看这一套东西，也得开艘破冰船来冲一冲。”赵志凯气愤地说。

艇长被赵志凯的激情感染了，他充满信心地说：“老赵，我们一起去找老郝，再好好同他谈谈。”

“不，不，还是不去为好啊。”傅伯成连声说，“这不比在厂里，部里的计划是冲不得的……”

“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为国家多作贡献有什么不好？老傅，厂党委、上级党委都已作了决定，我们不应该再犹豫了！”说着，赵志凯和艇长顶着风雪，大步走了出去。

傅伯成摇了摇头，转身拿起话筒，接通了老郝的电话。老郝是傅伯成的老上级了，过去，洪新厂是部属厂时，傅伯成是部里驻厂的“钦差大臣”。现在，虽说工厂下放了，他们的关系还是较密切的。

“郝副局长，这人原是个起重工……对，是个造反派。是啊，靠这种人搞生产真是擗面杖吹火……没有教训，他是不会回头的。我看，反正原材料供应还没有下放，部里有权嘛……”傅伯成胸有成竹地说着。

这一天，老郝答应了赵志凯的要求，但却拖了条尾巴：原材料厂里要多挖潜力。

当天夜晚，赵志凯就收拾行装，离开部招待所，踏上了归程。他急于回厂参加紧张的战斗。而傅伯成因要和老郝再具体商量材料问题，决定再留几天。

## 二

洪新船厂沸腾起来了。过去，多少回，他们隔江看着兄弟船厂热火朝天地大打翻身仗，而憋得忍不住抡起大锤砸地桩，因为他们是部属厂，部里有关领导把他们厂当“自留地”，用种种方式束缚群众的积极性。现在，赵志凯一回厂，党委就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洪新厂的翻身鼓敲响的了！

这天，赵志凯正和一批棒小伙子整理场地。一辆平板拖车，被沉重的水泥楞头压得“咯吱咯吱”地叫。赵志凯摔去棉衣，腰间拴条宽牛皮带，脸腮往脖子上的围巾一揩，牵起拉绳搭在肩，“吭唷、吭唷”，拉绳紧勒在赵志凯肩头隆起的肌肉上……

“吭唷、吭唷”小伙子们也紧随着书记，激昂的号子声在空中回荡。

正当大家齐心奋战时，一个青工气喘吁吁地跑来，在人群中找到了赵志凯，说：“老赵，快、快去，傅伯成和根柱师傅争起来了！”



“在哪里?”

“在‘紧箍船’旁，傅伯成不让大家拆船。”

“走，看看去!”赵志凯抽下脖子上的围巾，朝腰间皮带里一塞，也顾不得穿棉衣，跟青工来到那艘报废的“紧箍船”边。

“紧箍船”是文化大革命前，部里要洪新厂修的一只进口旧船，修了一半，部里叫停下来，说非得等同型号的进口钢板才行。一等就是几年，旧船成了破船、废船。工人屡次提出要用国产材料，都被部里驻厂代表傅伯成卡住了，文化大革命中，工人批判修正主义企业路线时，把这只船叫做“紧箍船”，是说修正主义路线象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一样束缚了群众。现在要造破冰船，缺材料，厂党委研究后，就决定拆掉“紧箍船”，废物利用做胎架，没想到傅伯成又从中作梗了。

赵志凯赶到现场，只见这时，老根柱拉住刚回来的傅伯成走近废船，捏了把尖头榔头，“笃笃笃”敲船底，一层层的铁锈往下掉。稍一使劲，“咻!”船底给敲了个洞。傅伯成有些惊讶，但马上又镇静地说：“这船是部里拨下来的，即使要动，也得听部的统一安排!”

赵志凯拨开人群，站到傅伯成面前：“老傅，你刚回来，还是多听听群众的吧。”

傅伯成见状，“嗨”了一声，拉着赵志凯朝办公室走。他要先打通这个工人干部的思想。当然这也是老郝的意思。

两人坐下后，傅伯成“哗”地拉开公文包的拉链，取出一大迭图纸搁到桌上，对赵志凯说：“我是管生产的，还是谈具体的生产任务吧。看！郝副局长对我们这个下放厂还是很重视的，到底是亲手抓过的重点厂嘛！喏，这次我带回来了一批进口图纸、配套件，我们厂总装，怎么样？不用愁没事干，我们可以全力以赴拿下它，嘿嘿。”傅

伯成显得激动起来，似乎郝副局长就站在他身后，微笑地看着他。

赵志凯慢慢踱到窗前，拉过一把硬靠椅坐下，看着沙发里的傅伯成说：“老傅，你带来的这个总装产品，我在部里开会时就听说过，有几件配套件至今未进口。这样的任务要全力以赴，那不是‘紧箍船’的戏又重演了吗?!”

“哎呀，你怎么能这样讲。”傅伯成两手一摊说。

赵志凯取过图纸看看编号，用手指敲敲说：“这个总装产品，通过地方党委了吗?”

“哟，郝副局长这点权都没有吗?”傅伯成不高兴地说。

赵志凯站了起来，大手压在图纸上，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急需的产品，郝副局长不急，却用这种不死不活的任务来压我们。他这样对中央搞多中心，对地方搞专制，不是又想要推行‘条条专政’的路线，搞修正主义吗?”

傅伯成坐不稳了，“嗨，”他叹了口气。心想：文化大革命后，郝副局长的话都这样不灵了，生产怎么搞得好啊?

此时此刻，赵志凯脑海里犹如无数冰块在沉浮相撞，翻腾得厉害。他敏锐地觉察到：在文化大革命前，洪新船厂一直是部里少数人的“自留地”。他们在这块“自留地”上，想到种棉花了，便可以把未熟的水稻全拔光，甚至屡次发生象“紧箍船”这类现象，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今天，这种现象决不许重演。

这时，根柱师傅捧着赵志凯的棉衣，和一些工人群众一起走进来了，赵志凯取过棉衣一披，接过一个工人肩上的工具筒，亲热地说：“走哇，拆‘紧箍’去!”

傅伯成看着渐渐远去的人群，一言不发。



### 三

夏天来了。

洪新船厂的码头边，耸立着一艘雄姿勃勃、昂首云天的大型破冰船。

由于缺少特种钢板，船上暂时还有些关键的部件未能安装。可是工人们仍把它打扮得象出征的战士一样威武：白色的船身，桔黄的桅杆，鲜红的船名——“先锋号”，如簇簇火苗在跳跃。

这一天，东方刚露鱼肚白。赵志凯穿着白布短袖衬衣，来到码头。

昨晚，上级党委找到赵志凯，告诉他：经海军部队申请，大型破冰船的任务已列

入国家计划，并同意物资局马上调拨钢材，但部里却迟迟不把钢材调来。现决定让赵志凯去部里催一下。“先锋号”不能因钢板问题而中途停工。出发之前他赶来向根柱他们告别。

赵志凯知道，根柱师傅一年四季，每天总是利用上班前个把小时，到船台、码头收集废钢铁，在这里找他是稳打稳的。

赵志凯眼望大海，又想起年初那场破冰战斗：冰封海面，把澎湃的浪涛深深地压在下面。炸弹炸开了坚冰，我们的破冰船勇往直前，辗碎冰块，让冰层下的激流喷涌，让万顷波浪翻腾，大海，又喧闹了。浩浩荡荡向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泻千里……

赵志凯突然感到，眼前的大海，不正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人民所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生动写照吗！

“志凯——！”根柱师傅的叫唤，打断了赵志凯的沉思。

“根柱师傅！”赵志凯连忙站起身，帮着根柱把装有废钢铁的麻袋扛到码头的废品仓库，然后把要去部里的事讲了。

根柱抚摩着赵志凯的手说：“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大伙呢！”

赵志凯“暖”了声，忽然打开挎包，取出一瓶牛奶，塞进根柱手里，说：“几个小师傅眼睛都给电弧光刺红了，给他们滴上几滴，会好些。”

“唉，你……”根柱一时说不出话了。

“我走了!”赵志凯不容根柱推辞,微笑着挥手,转身大踏步地走了。

海边升起的第一抹朝霞,金灿灿、红彤彤,映着他那魁伟的身影……

一个星期过去了。几天来,傅伯成一直在“先锋号”上奔波。他穿着工作衣,扣了顶洁净的安全帽,从船指挥室到机舱间,从船头到船尾,亲自检查质量。他已经记了一百多条了。工人们都暗暗笑他。一个青年电工竟公开说他是胡闹,这使他很生气。他板着脸,用笔敲敲本子说:“这里记的一百多条问题,都是我亲自查出来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青年电工将挎包往肩上一甩,对围上来的工人们说:“这个副主任实在怪,不了解情况,硬说这房间的灯不亮是严重质量问题。我电线还没接好,灯怎么会亮呢?”

“哗——”大家哄笑起来。

“一片混乱!一片混乱!看来不收是不行!”傅伯成恼羞成怒地嘀咕着。

早在年初和赵志凯一起到部里去要任务时,老郝就同傅伯成谈了,告诉他“双重领导”毕竟是暂时的,材料还卡在部里嘛。现在,破冰船面临无米之炊的境地,傅伯成又在船上找了那么多毛病,他更觉得洪新厂应重新变为部直属厂。现在这样搞群众运动,大会战,乱糟糟的,自己过去那一套根本施展不开,郝副局长的意图都难贯彻。而赵志凯那样的起重工,倒管起生产来了,一切都乱了套呵……

这时,猛听根柱师傅喊道:“志凯回来喽!”人们一下子全涌了出去。

赵志凯回来了,肩上挂着一只布挎包,随着他急促的步伐在左右晃动。他比以前消瘦多了,但两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走在他身边的,正是那位身材魁梧的海军艇长。他们健步登上破冰船,人们立刻围了上去。

赵志凯的表情是严峻的,他一个一个地观察着人们脸色,好久,才轻轻地说:“材料,没要来。”

“为什么?”根柱师傅焦急地问道。

赵志凯气愤地说:“老郝说,部里一时拨不出这种材料。可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艇长严肃地点点头道:“部队首长叫我来看看工人师傅们,来向大家表示谢意!据我知道有关部门早已将这种特殊材料转到了部里……”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根柱师傅忍不住了。

“我看姓郝的没安好心!”人们又嚷嚷起来。

这时,赵志凯沉着脸,愤怒地说:“老郝还说:‘看来,这破冰船是造不出来的,据厂里负责同志反映,船上乱成了一团糟,重大质量问题就有一百多条……’”

“这根本不符事实!”

“请老郝自己下来亲眼看看吧!”

“……”

赵志凯走到傅伯成跟前,紧盯着他道:“我想问一问是谁这么颠倒黑白地向部里报告?”

“这,这……”傅伯成顿时尴尬起来,过了好一阵,才勉强镇静下来说,“老赵,咱们还是从现实出发吧,现在船呢,也造不成了;厂呢,看来不久部里就要回收。咱们何必再象过去那样成天斗下去……”

“不,老傅,你错了!”赵志凯打断了傅伯成的话,“既然有人象过去那样对我们搞‘条条专政’,我们就只能斗下去。”

“好,说得有气派!”人群中突然响起个洪亮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省委工业组老李,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在这里了。老李走上前来,同赵志凯和海军艇长紧紧握手。

“老李！”赵志凯激动地抓住他的手，一切，他都向老李汇报过了。

老李说：“同志们的积极性很可贵呵。对部里个别领导的做法，我们要向上级汇报。”说到这里，他转身对老李说：“有些情况，等会儿再跟你谈谈。”

这时，外面响起了锣鼓声。老李说：“我动员了几家兄弟船厂，前来支援你们。你们急需的特种材料，也调拨来了！”

赵志凯，这个结结实实的中年人，突然楞住了，望着老李，听着这锣鼓，他那坚毅的脸上泛起了红光，猛地，他挥舞双臂道：“同志们，把我们的翻身鼓擂起来！欢迎老大哥厂的同志们啊！”

赵志凯走到大鼓前，抄起那扎了大红绸子的鼓槌，亲自挥臂擂响了“翻身鼓”。

鼓声与海涛声会合在一起……

严冬来了。“先锋号”拉响汽笛，驶进

了冰封千里的港湾。

赵志凯稳稳地站在指挥台前。船栏杆上飘拂的红旗映着他黑红的脸膛。

赵志凯微微抬起头，神采奕奕的双眼透过指挥台宽敞的玻璃，远眺着两岸新建的厂房，新建的港湾码头，它们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宏伟壮观。许多国家的远洋轮上挂起了无数面彩旗，汽笛高奏，迎着中国人民自己建造的大型破冰船。

“呜——”“先锋号”正用自己强健而坚韧的身躯，把厚厚的冰层切压，迎着冰峰前进。一条银带般的航线在它身后展开、延伸……

赵志凯思索着对身边的根柱师傅说：“阶级斗争的风雨，修正主义路线的‘冰封’，正一刻不停地向我们压来，我们要永远做一个勇敢的破‘冰’手啊！”

（题图：张树荪 插图：张培础）

（上接 80 页）

理想奋斗的普通战士，然后才有可能以文艺为武器英勇无畏地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

三十多年前，鲁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曾经慨叹于“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多么希望看到出身工农又不脱离工农的无产阶级作家呵！然而在那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那条专我们的政达十七年之久的文艺黑线，文艺正在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成为工农兵手中的尖锐武器，一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象春苗那样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发展成为我国革命文艺队伍的主力军。鲁迅当年的宏愿只有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才可能实现。

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原就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比较能够代表工农兵说话。然而，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还存在；同时，走资派还在竭力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拚命反对与工农兵划等号，千方百计地腐蚀和分化我们的文艺队伍。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红色保险箱”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都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一些“农工出身的作家”逐步蜕变为“精神贵族”的惨痛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记取？

“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让我们永远记住鲁迅的话，为建设一支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而努力奋斗吧！



# 交班

工宣队员 谢炳根

小刘背着草绿色的挎包，兴冲冲地走进出版大院，心里突然紧张起来。

八月的朝阳给整个大院涂上了一层金色。文化大革命前，这里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毒草丛生，盘根错节，封资修的东西都从这里出笼。现在，打从工宣队进驻那天算起，已经七年多了。小刘的师傅老马就在这里整整“占领”了七年。大院的变化太大了，这会儿到处生机勃勃、万紫千红。

三天前，厂党委书记老王特地到车间来找小刘，说马师傅快要退休，党委决定派他去接班。小刘当然高兴啰，他立刻记起刚进厂时候的事。那天，他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接过师傅发给的铁锤、锉刀等劳动工具，高兴地说：“我一定认真学习技术，接好工人阶级的班。”师傅一笑：“我们工人阶级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搞阶级斗争。”小刘一听，热血涌上来，脸红了……今天，他又来接师傅的班了！想着，不觉加快了脚步。

党支部办公室门敞开着，显得格外安静。晨光里，坐着个高大结实的老年人，穿着件蓝色的工作衣，头发花白，戴一副老光眼镜，手里紧捏着笔，正在聚精会神地往本子里记着什么。他面前，放着通红的

《毛泽东选集》，书页上画着圈圈点点。这不正是师傅吗？小刘高兴地叫了一声，奔上前去。

马师傅现在是这里的支部副书记了。他除下了老光眼镜，眯缝着眼，从上到下，把小刘打量了一番；看到自己的徒弟还背着进厂时的挎包，显得那样朝气蓬勃，不由得“嘿嘿”地笑着，信任地点点头道：“好哇，来得是时候。”

马师傅站起身，接过小刘的挎包，沉甸甸的。便很高兴地问道：“带着什么哪？”

小刘连忙解开挎包，一样一样递给他看：有马列著作，文件汇编，还有好几本关于出版工作的参考资料。小刘很顶真地问师傅：“够了吗？”

师傅微微一笑，缓缓地摇了摇头。

小刘急切地问：“还缺什么？”师傅没有回答，他的神情，又使小刘记起了刚进厂那会儿……

正谈着，一个瘦长身材、四十开外的人，匆匆地走进来，这是音乐编辑老胡，他把一份电话记录交给马师傅。电话是周副局长打来的，推荐贺逸民来参加音乐讨论会。原来编辑部最近要选编一本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口琴演奏曲集子，今天要组织工

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进行“三结合”审听。贺逸民要来？马师傅皱着眉，久久地望着电话记录。他抬起脸，问老胡道：“你看呢？”

老胡琢磨着马师傅的神情，斟酌着说：“周副局长是上级领导……而且，我们的集子里要是有贺逸民这种老先生的作品，影响更大些……我看，还是让他来吧？”

马师傅目光灼灼地望着老胡，又转过脸来，用商量的语气问小刘道：“你说呢？”

小刘疑惑地眨着眼睛说：“这种人，怎么会要参加歌颂文化大革命的音乐讨论会？我看，别让他参加吧！”小刘知道，贺逸民是个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的口琴界老权威。

“不，”马师傅思索了一会，坚决地说：“让他来吧！”

“噢？”小刘惊奇地睁大眼睛，还想问什么。师傅却站起身来，带着他和老胡，一起向小会场走去。

参加讨论会的，有穿工作服的工人，有穿军装的战士，有背着草帽的公社社员，个个生龙活虎。有的远远地跟马师傅打招呼，有的把粗壮的手伸过来，小刘看看这支队伍，再看看窗外万紫千红的花园，一股热流涌了上来。

不一会儿，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头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他穿一身整齐的干部服装，身材肥胖，戴了副阔边眼镜，秃顶上一圈稀疏的头发，象只箍套在头上。这就是贺逸民。

讨论会开始了，演奏一个接一个，有的象大海奔腾，人们好象又听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雷在激荡；有的似流水潺潺，人们仿佛看到文化大革命后各条战线莺歌燕舞的大好春光。每次演毕，场里总是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特别是小刘，更加赞叹不已。他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说：“师傅，从这些

曲子里，我听出我们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的成果了！”

马师傅眉头一皱又舒展开了：“小刘，能这样说吗？是党、是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成果啊！而且斗争还在继续哩。”说着，注视了一下小刘的神色，又朝暗角落里努了努嘴。

小刘把目光朝暗角落里的贺逸民扫去，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拿出一只指甲钳，缓缓地轧起指甲来，不时傲慢地摇摇头，有时还偷偷地朝马师傅这里瞥一眼。对贺逸民的态度，大家都看在眼里。

轮到钢铁厂的小王同志演奏了，刚奏了个开头，马师傅就奇怪地问：“小王，你的口琴坏了？”小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刚才下车时，帮助一位进城的老大娘背行李，不小心口琴从袋里跳出来，跌坏了一个音簧。小刘很感动，转身见贺逸民那只打开的扁形木盒里边有十几只各种音调的口琴，便有意走上前去，还没有开口，贺逸民立即把盒子盖上，哈一哈腰，假惺惺地笑着说：“对不起，我有重感冒。”小刘的心里涌上了一种厌恶的感觉，就在这一刹那，十几个人都站起身来，十几只友谊的手，把闪闪发光的口琴送到小王面前。

马师傅意味深长地对回到身边的小刘说：“他是患了‘重感冒’，看来是有人传染给他的。”小刘思索着马师傅的话。

贺逸民最后一个演奏，他早已撑好乐谱架，急等老胡一句话。老胡谨慎地到马师傅跟前征求意见，小刘气愤地说：“我看不要演奏了！”马师傅却微微一笑，含蓄地说：“还是让他表演表演好。”

贺逸民得到了演奏的机会，如同水里的乌贼鱼般活跃起来了。他奏的第一个曲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节奏强烈、充满战斗性的曲子，到了贺逸民的嘴里就完全变了样，变得低沉而古怪，还

肆意加了一些噱头。很多人都紧锁着双眉，气愤地望着他。小刘站起来准备制止，被马师傅一把按住，一语双关地说：“让他充分表演嘛。”贺逸民向大家微笑、欠欠身子，推推眼镜，又吹起他自己作的什么《红旗谣》来，曲调低沉、晦涩，简直象催眠曲一样。而贺逸民却两眼朝天，摇头晃脑，吹得满头大汗，连鼻孔里也冒出了粗气。

马师傅平静地对小刘说：“你看，他的‘水平’吹出来了，这样的表演，文化大革命后，在公开场合已经很少见了，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它！”

马师傅站起来，面对着大家，放开嗓门，神色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脚下的这块阵地，过去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地方；经过文化大革命，才改变了这里的面貌。但是，斗争还在继续，要斗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每出一个作品，都要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评价今天的这些曲子，我看这就是第一个标准！”

马师傅这话一脱口，会场里就辟哩叭啦开起炮来。大家对贺逸民那几只曲子都憋了一肚子气，直批得贺逸民那胖脸由紫变白，由白转青。最后，他鼓着眼睛，喘着粗气，大声地说：“今天，是周副局长推荐我来的！”

马师傅威严地一挥手表：“不管你的来头多大，不管你打着什么旗号，只要你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

就永远不答应！”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声音是那样地干脆而洪亮。小刘和作者们都激动起来，老胡也频频点头。

贺逸民狼狈地收拾好方形扁盒和乐谱架，恶狠狠地盯了马师傅和大家一眼说：“我找周副局长去！”就匆匆地挤出了门。

马师傅哈哈一笑说：“看来，你的重感冒也是周副局长传给你的吧！”大家都笑了。

“下面，继续讨论！”马师傅高大的身材象铁塔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屋中央，大声道，“讨论的题目，我看可以扩大一些：谈谈我们应当怎样击退资产阶级的新反扑，谈谈无产阶级怎样才能永远占领上层建筑！”他转过脸，商量地问小刘道：“你说呢？”

“嗯。”小刘重重地点了点头……

讨论会结束以后，马师傅和小刘又回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马师傅把小刘早晨看到的那本本子递了过来。小刘打开一看，原来这都是最近几年出版阵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记录。马师傅指着它，语重心长地说：“今天的斗争，就由你来记！等会儿，我们一起到党委汇报去。斗争没有完啊。”

小刘郑重地将本子捧在手里，与自己带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学习文件放在一起。他懂了：现在，师傅已经开始交班了。这是阶级斗争的班，继续革命的班。

窗外，阳光灿烂，万紫千红的大院，显得更加生气勃勃……



# 音 向

赵孝思



麦收第一天的中午。

更生二队水泥场上那棵老榆树下围了一群人。人群中央，几个中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在将一台沾满了泥巴的电动抽水机拆弄个不停。这是城边中学机修小组在执行巡回修理任务哩。担任主检的一个，年纪十七、八岁，四方方的脸，嵌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看上去十分机敏。他叫丁志，是这个机修小组的组长，这当儿，正忙得满头大汗。

原来更生二队唯一的一台电动抽水机忽然发生故障。队里仅有的一个懂点修理技术的姚二根说，修不好了，只有报废。可是队里急着要派用场啊！送公社农机修理站吧，至少要等上十天半月。有人主张修理费开大点，找姚二根再商量商量。正在大伙着急的时候，城边中学机修小组下乡支农来了，走在头里的正是队里出去读书的丁志。于是，找姚二根的主张便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丁志他们对抽水机作了全面的检查，终于找出了毛病所在。丁志呼地站起身，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

“不会报废，一定能修好。”

人们听说抽水机有救，都欢喜得什么

似的。老年人从家里拿来小凳子，硬要丁志他们歇一会；小伙子从自己脖子上解下雪白的毛巾，替丁志他们揩汗。吃力，出汗，丁志全不顾，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抢修抽水机。

“啊呀！漆包线还差一点！”丁志算了一下说。

这一下，人们又面面相觑地焦急起来。队里谁家会有这种漆包线呢！姚二根手里或许有，可是谁愿意去求他！

丁志的心情比大家还急。他想起了学校机修小组指导老师于仲清，出发前曾对他说过：我在学校留守，做你们的后方，你们在巡回服务中碰到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便对同学们说：

“我回学校去一趟，于老师会帮助解决漆包线的。”

话音刚落，同学中不知是谁喊道：“于老师来啦！”

丁志抬眼望去，四十开外的于仲清正骑着自行车从村口驰来。丁志飞跑着迎上去，不等于仲清开口，就把队里发生的事简要地说了一遍。

于仲清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小丁，那台抽水机还是让姚二根去处理吧。你马



上跟我回学校，有新的任务。”

“什么？”

于仲清左右看了看，锁上自行车，把丁志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县农资公司要考我们机修小组的技术水平。要是拆、装、修三道关都通过，他们准备按月给我们生产任务。这可是努力争取得来的。我考虑再三，这场考试任务由你去完成最合适。”

丁志一听，心想：怪不得于仲清前几天老是往县农资公司跑。可是当前农村大忙季节，校党支部明确指出：机修小组的任务是走出校门，为贫下中农修理农机，全心全意支援农业生产，这可是个方向啊！想到这里，丁志毫不犹豫地说：

“于老师，我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机修小组要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急贫下中农所急。”停停，又说，“县气象台预报，今天半夜起将有连续暴雨。这里低洼地多，抽水机要派大用场，下午一定要抢修好。”

于仲清点燃一支烟，连着吸了几口，说：“小丁，你急我更急，人家县农资公司只有今天下午才空。最近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应该有一座象样一点的机修车间。关键是手头没有资金。好不容易和农资公司打通交道……”说到这里，于仲清见丁志一对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听得出神，便语气一转，有声有色地继续说：“机修车间一造好，肯定需要脱产的技术人员。到时候我写个报告，要求学校领导让你留校当个机修车间的技术工人。小丁，机不可失呀！”

于仲清这一通议论，丝毫没有打动丁志的心。相反，丁志紧紧盯住于仲清那眉飞色舞的脸，认真思考起来……

记得丁志来机修小组学习的头一天，于仲清嫌他土气，说他接受力差，学不了技术。因为丁志坚决要求，校党支部也支持他，于仲清才勉强答应。丁志为贫下中农憋着一肚子气，加倍努力学习机修技术。

比方说，为了掌握绕线圈这门技术，他省出几角钱，买了一圈细铅丝，拣了一块废铁板，一有空，就绕了拆，拆了又绕。手掌起了血泡，用手帕包上继续干。说也怪，于仲清见丁志技术上进步快，就另眼看待了。有一回他甚至拍拍丁志的肩膀说：“小丁啊，你对机修技术有钻劲，等着学校办了校办工厂，造了机修车间，我建议领导上把你留下来。”丁志不加思索地说：“我从哪儿来，我回哪儿去。”于仲清哈哈一笑，说：“你呀，有了技术可不一样啦。”那一次谈话曾引起丁志的警觉。他隐隐感到，于老师仿佛在把技术看作为一种谋求私利的资本。今天，丁志可看得更清楚了。他轻蔑地笑笑，毫不隐讳地说：

“于老师，这不是我追求的目标，也不是机修小组发展的方向。快给我漆包线吧。队里急等着用呢。”

于仲清把烟头一甩，说：“漆包线不能给，修农资公司那台马达要用！”

丁志好说歹说不见效，便脑子一动，撇下于仲清走了。

于仲清知道，丁志是肯定不会去应“考”了。派别的同学吧，又怕技术上过不硬。忽然，他眼前闪过一个身影，便如获至宝地喊道：

“姚二根！”

来人果然是姚二根。他原来一直在旁观，这会见丁志走了，才壮着胆露出脸来。于仲清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十多年前从城边中学毕业的学生，知道他回生产队后一直在自学机修，技术上颇有一手。于仲清想，如果姚二根肯去代考，或许……于仲清想罢，就和姚二根打起交道来。并答应日后把他调到校办工厂当技术工人。不料姚二根一口回绝。姚二根有姚二根的算盘：如今农村机修工吃香，自己又是远近几个生产队里独一无二的修理工，只要丁志不回

农村来，凭他这么一手技术，到处好捞现钱，这比在学校里当技术工人还吃香哩。于仲清纠缠了老半天，始终没能成“交”。这时，丁志和几个同学又远远地跑了来。

于仲清以为丁志回心转意了，便撇下姚二根迎了上去。

丁志一见于仲清，马上说：“于老师，县农资公司决定取消下午的‘考试’啦！”

“啊？”于仲清仿佛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大惊失色地问：“谁跟你说的？”

丁志不紧不慢地说了下去。刚才丁志到生产队办公室跟县农资公司业务组负责同志通了电话。那位负责同志听了丁志的说明，很受感动，解释说，关于“考试”的事是于仲清老师催得紧，逼出来的。他还鼓励丁志赶紧抢修队里的抽水机，并且主动提出帮助解决漆包线的问题。

于仲清万没料到丁志会来这一手。他恼怒地反剪着双手转来转去，说：“丁志，你不想想自己的前途？”

“于老师，你说的‘前途’，不过是要我脱离贫下中农走回头路！”

丁志火辣辣的话，说得于仲清站也不是，走也不成……

吊在村头的喇叭，报告着暴雨即将来临的消息。就在这时，生产队长和几个社员带着县农资公司业务组那位负责同志送来了漆包线。生产队长焦急地问：

“丁志，抽水机在吃夜饭前能修好吗？”

丁志望着机修小组的伙伴们，异常坚定地一挥手，说：“能！”

太阳还没落山，抽水机的马达声又隆隆轰鸣起来。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有人瞧见，姚二根一直在偷看丁志他们修理，现在，人们的欢呼声把他吓跑啦。

丁志满脸通红，心象马达声那样欢畅，又象人们欢呼声那样热烈。他发现于仲清还在，便热情地走上前去，说：

“于老师，农村需要我们，如果我们忘了农村，学校就会迷失方向啊！”



漆包

唐水明

中午，公社卫生院里格外地宁静，强烈的阳光格外地逼人。赤脚医生颜明良这会儿正挥动扫帚，打扫着门诊大楼前的场地，汗水从他脸膛上不停地滴下来。

“哎呀，怎么还不回去午休呀！”明良身后传来说话声。那人很快走到他面前：“你怎么扫起地来了？我还以为你在午睡呢！”

说话的人叫李小刚，是同明良一个大

队的赤脚医生。明良和小刚，是根据公社党委的决定，来卫生院与医务人员实行上下对调轮换的，今天是进院的第一天。

颜明良，三十来岁的青年人，在这个公社里是最先背起红药箱的。几年来，他一手拿锄头，一手拿针头，药箱到田头，本色永不丢。李小刚年纪更轻些，背药箱才一年。刚才，他俩刚跨进卫生院的时候，正巧送来了个急诊病人，“走，我们一起去。”明良说。“别忙嘛，病人由门诊医生治疗，你们先去歇歇凉，喝口茶。你们路上一定很辛苦了。”出来迎接明良和小刚的卫生院支部副书记周亚罗，一边打量着明良的面容，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最近，支部书记参加县卫生局的一个学习班去了，家里的工作由他主持着。周亚罗还没说完，明良就三步并作两步，向门诊室奔了过去。小刚也在后面紧跟着。周亚罗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好样的！他们来了，我们卫生院的斗、批、改一定能搞得更好。”

明良和医生们一起给急诊病人治完病，之后又和张医生一起查了病房。他经过门诊大楼时，见大楼门前的场上有一些垃圾，于是就找了把扫帚，风风火火地打扫起来。

明良见小刚说出“怎么扫起地来”的话，就说：“从前我们大队卫生室前的场地，不是每天都是我们自己打扫的吗？”

“这里是卫生院。有专人打扫的。”小刚说。

“可是我们到哪儿都还是赤脚医生啊！”明良说着，突然发现小刚手里拿着四瓶药，便问：“你买这药干啥？”

小刚喜气洋洋地说：“不是买的，是卫生院发的！”

“发的？谁发的？”

“老周嘛。这是院里的规矩”。

原来，午饭前，周亚罗接到县卫生局

副局长老王打来的电话，老王得知这个公社的赤脚医生与医务人员上下轮换的消息后，就特地叮嘱周亚罗，要他好好关心赤脚医生，他还特别强调：赤脚医生今后总不能老是这个样子，发展的方向是“穿鞋”。现在进院，这是从赤脚到穿鞋的开始。进院后，各方面要给他们与医生一样的待遇。周亚罗听完电话，头脑里一直想着“进院是从赤脚到穿鞋的开始”这句话。怎么才是与医生一样的待遇呢？对，卫生院里附设的土药厂最近试制成功了一种新药，按照老例，土药厂每制出一种新药品，总给每个医生发两瓶，这也得给明良、小刚他们发呀，得一样待遇呢。想着，周亚罗赶忙朝土药厂奔去……

这会儿，明良听着小刚的话，脸色严肃起来。他紧紧地捏着手里的扫帚，两只闪光的眼睛这时更为明亮。这怎么可以呢？我们赤脚医生代表贫下中农到卫生院来，为的是进一步搞好卫生院的斗、批、改……

“小刚，等会把药还掉！”明良声调不高，但很有力的说。

“还掉？”

“对。这东西我们不该拿。”

“为什么？”小刚刚才喜洋洋，眼下气冲冲。

“我们在大队里当赤脚医生时，能随便拿药吗？”

“当然不能。”

“为什么？”

“不同贫下中农搞特殊嘛！”

“今天，我们拿了这些药，与贫下中农相比，算不算搞特殊？”

“那，……今天我们不在大队了嘛。卫生院给医生发几瓶自制的新药，是老规矩，又不是专门给我们发的。”

“我们到哪里都还是赤脚医生，不能脱离贫下中农。你看，那边墙上写的是什么？”

顺着明良的手指望去，墙上，一行醒目的大红字跳进了小刚的眼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小刚一边看，一边脸发烧。

“我们到这里来，是来参加斗批改的。进了卫生院，就不象一个赤脚医生了，就心安理得地拿贫下中农不拿的东西了，这不是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吗？再说，这老规矩，本身就不对头。小刚，公社党委书记再三告诫过我们：进卫生院轮换，可有个谁改造谁的问题，要有作战思想。”

小刚认真听着，心里很不平静。

明良继续挥着扫帚。阳光，热辣辣地射在他的身上。一会儿，院前的场地，出现一片新的面目。

傍晚，明良去找周亚罗，周亚罗正在乘凉。明良直直爽爽地说：“老周，卫生院发的药我们不能拿。”

周亚罗想不到明良会提这个问题。心想：傻瓜，发给你还说不该拿！就说：“这又不是专门去买来的，是自己生产的嘛！”

“老周，我们赤脚医生，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半点搞特殊的权利。搞了这一套，那就扩大了我们与贫下中农之间的差别。”

“不能这样说吧。赤脚医生对调到卫生院，我作为院领导，应该关心你们。院里给医生发一些药，当然也不能把你们例外。如果把你们同卫生院的医生区别对待，另眼相看，那，那是对赤脚医生的态度问题！”周亚罗嘴上说到这里，心里却还在说下去：“上头说了，赤脚医生应该从赤脚到穿鞋。与医生享受一样的待遇就是穿鞋的起点。我如果连老规矩发的东西都不发给你们，这对上级指示抱什么态度！”

明良说：“你如果真正关心我们，就不应该搞这些东西。你发给我们两瓶药看起来是小事，但从路线上分析，却是大事，这关系到把赤脚医生往哪儿引的问题。”

“从路线上分析？往哪儿引？”——周亚罗浑身一动，呵，他还是这个老脾气！周亚罗清楚地记得：七年前，赤脚医生刚诞生，公社党委组织他们到院里来临床培训。那时，由于自己听信上面老王的意见，把赤脚医生与医务人员区别对待，另眼相看，结果，明良组织赤脚医生和医务人员，向自己猛轰了一炮……今天，我好好关心他们，特别在待遇上不另眼相看，难道又错啦？周亚罗百思不解。“明良，过去，我对你们另眼相看，错了，大家批判我，我接受，我改正。今天，我再也不能把你们另眼相看啊！”

明良笑了笑，严肃地说：“从前，你对我们另眼相看，那是你对我们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不支持。今天，你搞同等待遇，你是在叫我们赤脚医生穿起鞋子来呢！”

周亚罗挥挥手说：“卫生局老王也说，赤脚医生总不能老是这个样子，发展的方向就是穿鞋。”

明良脸上显出坚决的神态，说：“老周啊，这‘鞋’我们可不能穿，赤脚医生穿了鞋，就丢掉本色啦！我说得重一点，你们这样想、这样做，可仍旧是在扼杀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呢！”

“这……”周亚罗无言对答。

这时，闹闹嚷嚷地走过来一群人，都是卫生院里的医生，他们手里都拿着院里发的药，一个老年医生激动地对明良说：“我们向赤脚医生学习，这药，也退！”

（题图：昭亚）

# 龙江花

张建中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

此刻，红星剧场正上演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江水英的光辉形象深深地感动着观众。忽然，一个剧场工作人员举着一只方形灯从过道间缓缓走过。灯上写着：“王虎根同志请出。”不一会，一个年近三十岁的青年人离开了座位。他就是前进无线电塑料件厂的油库管理员王虎根。

剧院门口，一个穿着蓝布工作服的小伙子急得满头大汗，他全身是油污，推着一辆自行车。

“同志，我就是王虎根，你找我有事吗？”虎根温和地对这个陌生的小伙子说。

“哦，对不起。我要找我们厂的老王。”小伙子抱歉地笑了笑，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用袖子擦了一把汗，使劲一拍自行车的坐垫，拎起车子调了个头，自言自语地说：“压机等着换油，可又不见他人！”

“什么？压机等着换油？”虎根上前一步，扶住小伙子自行车的车把，用焦急的目光望着对方，“可得快想办法呀！”

小伙子看看王虎根诚挚、热情的脸，苦笑说：“同志，说给你听听，只怕说了也没用。”接着他又急又快又不连贯地说了许

多。他说他姓赵，是一家塑料件厂的机修工。厂里接下了生产一批石油会战产品的任务，数量大，质量要求高，为了大打石油之仗，为中国人民争气，工人们日夜搞革新，将一台半自动压机改成了全自动，现在革新已经成功，可压机要换 22 号机油才能正常工作，大家把时间看得比金子还贵重，说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将油换好，可油库管理员老王已经下班了。找到老王家里，他爱人说他来看《龙江颂》了。结果……

“你们也参加石油会战？”听完小伙子的快速介绍，虎根心里一热，他眯起眼睛，盘算了一会儿，稳稳地说：“这样行不行？小赵，你车子给我用一下，我们前进无线电塑料件厂就在附近，我去去就来。”

小赵还有些疑惑，但虎根那诚恳、热情的态度使他不由自主地将车子让了出来。

虎根一跃上车，蹬了几下，突然回过头大声地问道：“两桶够不够？”

“够了！”小赵脸上露出了希望的神情。虎根那魁伟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一辆卡车在小赵身边“呼”地刹住了。王虎根“蹬”地从车上跳下来，满脸笑容地招呼小赵上车，小赵一眼瞥见车上装了两桶油和自己的自行车，

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拉着虎根说：“谢谢你们，谢谢……”

虎根笑了笑，爽朗地说：“快！上车！”

卡车沿着宽阔的柏油马路飞驰着。远处的一幢大楼顶上，用霓虹灯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标语在夜空中闪烁着灿烂的红光。

小赵在车上仔细地打量了这个新相识的王虎根，他的两肩很宽，头发又密又黑，两眼不大，但目光很清澈。小赵还借着明亮的路灯光看见虎根身上那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的左臂上，有一圈约四寸宽的深色痕迹，显然这是文化大革命赠给虎根的礼物。

不一会，卡车到了小赵的厂。一下车，小赵直奔车间。大家听了小赵的介绍，都紧紧地拉着虎根和司机的手说：“谢谢你们，王虎根同志，司机同志。”

虎根对大家说：“来，咱们把油桶卸下来，快给压机换油。”说着就同大家一起卸下油桶，然后又轰隆轰隆地往车间滚去。这时，司机因为另有任务，先将车开走了。

小赵取来一只手摇油泵，插进油筒，接上皮管，心急地想将油打入油箱。虎根叫慢些，他探着身子用手在油箱里面摸了一下，随后叫小赵递过一团回丝在里面擦了一阵，又用手掏出了一些垃圾。小赵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压机的油箱是他负责清洗的，可是……虎根退出了身子，对小赵说可以放油了。小赵拿了一团回丝塞在虎根手里，激动地说：“小王同志，你真把我们的厂当成你自己的厂了！”

虎根用回丝擦了擦手，将手指在小赵和自己胸脯上分别点了点说：“你们厂，我们厂，都是社会主义的厂，我们厂也参加了石油会战哩！”说得小赵也笑起来了。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进了车间，他穿一身中山装，平顶头，步子虽然有些快，但是看得出，平时走路是稳重有致

的。他还没到压机跟前，小赵眼尖，大声叫着迎了上去：“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又来了一个王虎根！”他板着脸对中年人说：“今天真要好好将你这个老王虎根批评一顿。”接着就将今晚发生的事告诉了老王，老王一听，不相信。可眼前那两只大油桶又使他不得不相信。

这时，在压机的背后，小王虎根正低着头，专心察看油箱里的工作情况，小赵将老王带到他身边说：“同志，谢谢你了。”小王转过头一看，不由两人都愣了一下。

原来两人见过面！今天上午，小王上加油站联系机油问题，看见墙上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因支援石油会战，22号、30号机油暂时缺货。但是小王还是对加油站同志说，他们厂同志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劲头十足，最近也是因为参加石油会战，将几部“生病”的“老爷”车都修好了，这几天急需一批30号机油，但计划以内的已经用完了，希望能再调拨一部分给他们。加油站的同志很抱歉地指着外面停着的一辆卡车说：“最近机油需要量增加，我们已增加了进货量，明、后天就会大量供应。如果你实在急需，是不是同那个同志商量一下，让他们先支援一下。他们刚领去最后五桶30号油。”

大卡车上装了五桶油，车上的一个中年人正是老王虎根。老王一早来到加油站，原想领厂里急需的22号机油，谁知仅仅领到计划内的五桶30号机油，但是老王心里还是比较笃定，他是个老油库管理员了，根据他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作经验，他正在想，怎样把手上的30号机油“变”成22号机油。听到加油站里小王的话，他脸上露出了希望。

小王奔到卡车前，将自己厂里的困难告诉了老王，最后满怀希望地说：“同志，为了尽快把石油会战搞上去，帮个忙吧！”

老王思索了一下，脸上马上露出了亲切的笑容，说：“30号机油，我们倒是有不少。不过，同志，你们有没有22号机油？如果有的话，好商量。”老王脸上的笑容现在变得难以捉摸了。

“22号机油，我们也不多呀。你要派什么用处？”小王说。

“那你就别管了。没有22号油，咱们不谈，不谈。”老王连连摆着手。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有22号机油你就帮助我，如果我没有呢，你就不帮助了，是不是？”小王的目光变得警惕起来。

“我总不能白给你啰，对不对？”老王脸上又露出了难以捉摸的笑容。

小王却突然放声笑了：“这样的帮助不成了做买卖？同志！你这个老黄历如今行不通啦！”

“这，这——”老王的脸上有些不高兴了。“本来就是你求我，又不是我求你。”说完，他就让卡车开走了。

虎根望着远去的汽车，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紧闭着嘴唇，心里又难受又愤恨——并不是因为没有得到油，而是因为我们革命队伍中至今还有人抱着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旧黄历过日子。

后来，他跑了很多路，才从一个兄弟单位借了三桶30号机油。

此刻，老王看着这个上午在加油站遇见的青年，心里一震，他尴尬地伸出手，不安地说：“哦……麻烦你们了，真是……”

小王爽朗地说：“没什么，相互帮助嘛，对不对？”

“老王，这个同志，真是大伏天喝开水，滚热心肠，看戏看了一半，从自己厂里装来了22号机油，还帮咱们一起干。”周围的群众一再说着已经说了好几遍的话。

小王听了，忙说：“快不要这样说了，都是一家人嘛！好了，老师傅，我要走了，以

后有什么困难再打电话同我商量好了。我们是前进无线电塑料件厂。”小王没有提上午的事，因为他看出老王的内疚和不安，这说明他对自己那种做法有了一定的认识。是的，革命能改变一切。生活中的斗争会教育我们的同志的。

“前进无线电塑料件厂？”老王心里又是一震！原来，老王上午离开加油站后，在外面转了半天，想用30号机油换22号机油，可人们都象小王一样拒绝了他。下班后回到家里，女儿给他一张《龙江颂》的戏票，他到了戏院门口又想起机油的事，就将戏票退了，再跑了几个厂，最后一个是前进无线电塑料件厂，厂里的工人说，22号机油原来是有两桶的，打算明天一早给一台压机换油，但是大约半小时以前已经支援一个更急需的兄弟厂了。大家正在商量如何克服自己的困难呢。老王心灰意懒地回到家里，听说厂里有人叫他，他就赶来了。

这时，小王正热情地跟大家握手告别，他心里惦念着厂里的事呢。老王走到小王跟前，不好意思地说：“小王，你们22号机油也很紧张，可是你们，而我……”

小赵和几个师傅都问老王是怎么回事，老王又是悔恨，又是难过，将自己上午和晚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还用拳头捶着自己额角说：“我这个人，唉！……”

小赵冲到小王面前，扳着他的两肩左看右看，大伙也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小王，看得小王不好意思起来，他说：“你们怎么啦？比比江水英，我们还差得远哩！”

老王把小王一直送到厂门口，竟有点依依不舍了。看着小王远去的背影，老王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追了几步，大声喊道：“小王，咱们几时一起去看《龙江颂》好吗？”

“好啊！”小王回转身来，大声回答。年青人生气勃勃的脸庞笑成了一朵花。

（题图：黄全昌）

# 向华顶风

(叙事诗)

胡永槐



江南水乡路，  
赛车齐竞发；  
一代新女将，  
英姿壮年华。

彤红运动衫，  
簇簇燃火把；  
车轮似箭飞，  
热汗如雨洒。

领头女教练，  
名叫陆向华，  
她从农场来，  
年纪二十八。

脸颊黑透红，  
身高一米八，  
革命大熔炉，  
炼得人挺拔。

向华把车煞，  
回首掠短发：  
“赛前勤训练，  
先把大事抓。

“上午学马列，  
大家都参加。”  
健儿返赛场，  
一路沐朝霞。

## 二

向华率女队，

准时齐到达；  
竞赛李组长，  
手举电喇叭：

“运动员注意：  
通知墙上挂——  
上午谈规则，  
学习搁一下。

“领队和教练，  
研究奖励法。”  
向华上前问：  
“这是谁的话？”

“这是谁的话？  
当然比我大。  
体委搞整顿，  
挂帅是刘嘉。”





听说是刘嘉，  
向华眼一眨，  
此人老相识，  
当年批过他……

### 三

文化革命前，  
体校把榜挂；  
向华善骑车，  
考试选中啦。

入校那一天，  
母亲叮嘱她：  
“红心永向党，  
掌好车头把。”

铭记母亲话，  
攻读月西斜；  
夏练不怕晒，  
冬训任霜打。

迎接冠军赛，  
体校练兵马；  
恰逢“三八”节，

纱厂来电话：

“工人运动会，  
欢迎来参加！”  
健儿都愿去，  
校长不准假。

向华反潮流，  
带队喊出发；  
表演归校来，  
布告贴篱笆：

“兹有陆向华，  
不听领导话，  
屡次犯校规，  
警告处分她。”

向华短发甩，  
抿嘴咬紧牙，  
举手撕布告，  
挥拳问刘嘉：

“下厂有何罪？  
你却管、卡、压！”  
校长欲围剿，  
文革惊雷炸！

革命风暴起，  
战旗遍地插，  
小将红卫兵，  
点火显风华！

戴上红袖章，  
向华敢冲杀，  
上挂刘少奇，

下联批刘嘉……

### 四

历历革命程，  
久久心头挂，  
狂飙荡浊水，  
激浪淘泥沙。

十年火不息，  
时时雷电炸，  
走资派在走，  
翻案风在刮！

“刘嘉走老路，  
我要提醒他！”  
向华闯进门，  
刘嘉躺沙发。

向华看刘嘉，  
刘嘉心一吓：  
“啊呀好面熟，  
何处见过她？”

“谁把学习改？”  
向华把话发。  
刘嘉吐烟圈，  
似问又似答：

“此地正开会，  
你来想干啥？”  
竞赛李组长，  
一旁把话插：

“她是新教练，

名叫陆向华，  
党的新血液，  
脾气火辣辣！”

刘嘉猛一震，  
心头却筹划：  
“不怕抓辫子，  
我要整整她！”

刘嘉撑起身，  
烟蒂狠一招，  
双手叉腰间，  
开腔说了话：

“刘某到赛场，  
奉命作传达，  
三项指示嘛，  
都要当纲抓！”

“竞赛水平低，  
业务抓得差；  
优胜有奖励，  
意义非常大！”

向华火千丈，  
横眉斥刘嘉：  
“当年假认输，  
旧病你又发！”

一听揭老底，  
刘嘉气更大：  
“你是新党员，  
怎能乱喳喳！”

“今朝非昔日，

整顿须狠抓，  
你这‘儿童团’，  
给我作检查！”

针尖对麦芒，  
向华嗓音炸：  
“阶级斗争纲，  
休想搞混杂！”

“什么业务风，  
什么奖励法，  
修正主义货，  
你仍当香花。”

“我是新党员，  
发扬五不怕，  
只要主义真，  
泰山压不垮！”

向华一炮轰，  
群众万炮发：  
“翻案黑纲领，  
我们不听它！”

赛场风雷吼，  
声声批刘嘉，  
他钻小轿车，  
手帕把汗擦……

## 五

赛场顶妖风，  
健儿弓剑拔；  
向华对着干，  
警报时常拉！

女将上战场，  
口诛又笔伐，  
斗了走资派，  
竞赛开红花。

一声发令枪，  
赛车如箭发；  
向华极目望，  
前景美如画。

江南水乡路，  
赛车齐竞发；  
一代新女将，  
英姿壮年华。

彤红运动衫，  
簇簇燃火把；  
车轮似箭飞，  
热汗如雨洒。

岂是赛车队？  
反修驰战马！  
誓斗一万年，  
红日照天下！



# 录时代风云 塑一代新人

——漫评段瑞夏同志的短篇小说

陆建华

“做伟大时代斗争生活的记录员！”

这是青年工人业余作者段瑞夏同志，在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特别观众》后所发出的战斗誓言。从那时到现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密切配合现实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又陆续写出了十多个短篇小说。读着这些作品，我们不仅明显地感受到段瑞夏同志作为千万个工农兵业余作者中的普通一员，是怎样以比较坚实有力的脚步，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大道上前进着，更常常为他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对正确路线深沉的爱和对错误路线强烈的憎所感染。正是这种鲜明的革命爱憎感情，使得段瑞夏的作品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和较强的战斗性。因而使我们想到，不仅段瑞夏同志的作品是一定的时代的产物；而且作者本人，也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风雨的哺育下，才可能健康地成长。他把他的作品献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一代新人，唱出一曲又一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赞歌。

在短篇小说《锤与诗》中，主人公华为俊曾经这样豪迈地宣称：“我是个用锤子写诗的人。”这，也可以看作是段瑞夏本人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受。作者这样说过：“当我们这些握惯了电烙铁、摇手柄的人拿起笔时，我们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好象是在演兵场上持枪操练，准备投入向资产阶级的进攻。”正是这种严肃认真的革命精神，使得段瑞夏同志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当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总是及时地以他的短篇小说作“典型发言”。他通过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并无情地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指向那些“一有机会，就翻案、算账，就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

在这方面，首先要举的例子当然是《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及其续篇《典型发言》。

关于这两个短篇小说，已有不少评论文章论述过它们的思想性及其主人公任树英的典型意义，在这里，我仅想谈自己的一点感受。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两个写于两年前的短篇，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作者基于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觉悟的敏锐的生活观察力，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小说中的任树英说：“我这个人，脾气不算坏，你有理，骂我一顿、打我一顿都不要紧。可谁要是瞧不起工人，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就受不了！”这响当当，性格化的语言，表现出她（也表现出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政治敏锐性。如果不是意识到眼前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两条路线斗争，是说不出也写不出这番掷地有声、感人至深的语言的。

值得注意的是，段瑞夏同志作品中这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无比热爱之情，总是通过比较高深的立意表现出来的。仔细阅读段瑞夏同志已发表的十多个短篇小说，尽管这些作品在思想深度上及人物性格的刻划上，都还存有明显的高低上下之别，但是，作者的每一篇作品总是经过比较严肃的思考与构思，努力从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高度，把题材所内含的深意尽可能多地发掘出来，并力争使作品的主题及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在较为深刻地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矛盾和斗争的基础上，能达到较高的思想境界。

这个特色，在作者的第一篇小说《特别观众》中就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特别观众》之所以有其“特别”感人之处，与其说是因为题材新，还不如说是由于立意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主题新和人物形象新。“我们社会主义剧场里，台上台下都

是工农兵。……为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我们的观众和演员的心是相通的，上台台下有着新型的特别关系，我们的观众都是特别观众。”这一崭新的立意，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某些本质，这闪光的思想使每一个读者都禁不住一阵心潮激荡。工农兵观众与革命文艺工作者之间的这种革命的新型关系，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也正是在这里，作者满腔热情地以较鲜明的艺术形象，反映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抒写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革命风貌，深情地唱出一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颂歌。

如同《特别观众》一样，在段瑞夏同志的其他几篇小说中，我们也都可以清楚地找出其立意和出发点。《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及时告诉人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反复辟，向前进，而每前进一寸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在最近发表的取材于回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小说《严峻的考验》中，作者又提出：“文化大革命才九年，可是，哪怕九十年，九百年，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永远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即使在那个仅三千多字的小小说《十年树人》中，作者也赋予它以比较高的思想：规划是要靠人去实现的，要实现十年规划，首先要十年树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的大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段瑞夏同志作品的一个明显特色，即，他总是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高度，扣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去对所要反映的题材进行严格的开掘，对主题进行反复的提炼，努力刻划英雄

人物的典型性格。这样，就使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常常闪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光彩，使他的作品触及时事、较有战斗力，辉映着时代的光辉。

## 二

段瑞夏同志说过，他是“把写作当作是向资产阶级的战斗。”综观段瑞夏同志笔下的英雄人物形象，也确是一批敢于并善于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先锋战士。作者是努力从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去塑造英雄人物，就必须充分反映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亿万群众直接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是产生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阳光和土壤。在段瑞夏的短篇小说中，总是努力把英雄人物放在最能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能反映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本质的特定环境里去致力刻划。并且，正由于作者总是把正面英雄人物的命运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不仅动人地闪现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光彩，而且充分显示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请看一代新人任树英。这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她总是那么自觉地把党的路线、把无产阶级的意志、把周围群众的心愿，十分自然地化为自己的血肉；并且，她总是和自己的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坚定地站在一起，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就象眼睛里容不得半粒灰尘一样，任树英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压制、攻击和嘲弄。当胡政民污蔑工人群众大打电视工业翻身仗、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一点规矩都没有”，并且压任树英立即下马时，她迅即回以无情的揭露和反驳：“文化大革命多年了，难道你还要搞‘天下第一科’？”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政民这样做的要害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搞倒退！当兄弟厂“青锋一号”这个新生事物遇到严重困难时，任树英不是一般性的表示支持，而是发扬了“工人阶级的战斗风格”，按照“工人的心意”“隔院栽花”。在任树英的身上，集中地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与考验的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她是属于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阶级的。

在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去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还必须充分表现英雄人物忠实履行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光荣职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永远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这里，要写出英雄人物勇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如同季长春那样，毫不犹豫地抛弃一切“老话”，而坚持“七十年代的先进标准”，更要着力揭示英雄人物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主动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挑战的精神世界，从而反映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革命深度。就这点而言，我们觉得，如果说，段瑞夏同志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特别观众》的创作，是因为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激动人心，促使他拿起笔来“做伟大时代斗争生活的记录员”的话，那么，到了《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典型发言》以及今年发表的《严峻的考验》等作品中，则显然是随着作者对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

途认识的加深，英雄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得到了更为鲜明的表现。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仅如同季长春那样，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表现了执着的爱和高度的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更重要的，他们是一些自觉地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顽强战斗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他（她）们的英雄性格在惊涛骇浪般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大搏斗中激发出强烈的闪光。面对错误路线的压力和走资派的挑战，他（她）们或是如任树英那样，表现了“风吹不转向，浪打不回头”的革命志气和英雄气概；或是如张朴那样，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坚决地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顶逆风，反潮流，巩固与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作者在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时，努力把英雄人物的阶级共性同鲜明的个性统一起来。作品中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生活，互不雷同的作品思想内容以及英雄人物各自特有的身世和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性格、品质等等，再加上作者努力运用典型生动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这就使他笔下的英雄形象比较鲜明生动，富有个性特征。拿《特别观众》中的季长春和《这不是偶然的》中的梁国树来说，这两人都是工人技术员，但是，在从部队复员回到工厂的季长春身上，表现了冲锋般的进攻性格，而在新党员、革命造反派战士梁国树身上，则是表现了基于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深信不疑而形成的沉着、镇定与顽强不屈的毅力。在表现手法上，也因为人物性格相异而有所不同。如果说，季长春的英雄性格是通过完成一项“特别任务”得以充分展示的话；那么，梁国树的英雄性格则是借助于一场突然性的事故考验得以完成。即使是同一英雄人物，段瑞夏同志也努力写出

其思想性格在火热斗争生活中的不断发展。在《一篇揭矛盾的报告》中，我们所见到的任树英是生气勃勃、敢想敢干的女闯将，全篇突出她性格中的“任性”一面，即强烈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到了《典型发言》中，作者在继续深入地表现任树英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的同时，有意突出了她性格中的无私无畏精神。她那热情地“隔院栽花”和“多管闲事”的革命举动，使人们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任树英已从火辣辣的女闯将，成长为沉着、果断的指挥员了。

诚然，出现在段瑞夏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并不是都能象任树英、季长春那样血肉饱满和具有较充分的典型性格。例如，在《电视塔下》和《锤与诗》中的主人公形象还比较单薄，而在《十年树人》、《火红的臂章》中的主人公则因作者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不够充分而显得简单、外露。这些，我们相信作者在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定然会更上一层楼，取得新的成绩。

### 三

从段瑞夏同志作品里初步显示出来的几点引人注目的艺术特色来看，作者在短短三年的创作实践中，在艺术上也进行大胆的探索，付出了自己的辛勤劳动。

首先，作者重视在激烈矛盾冲突中塑造主要英雄人物，常常多波澜、多跌宕地组织矛盾，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矛盾冲突中揭示英雄人物丰富而高尚的内心世界，这是段瑞夏作品艺术特色之一。在《特别观众》中，通过在签订合同问题上，对苏琪的为自己“留条后路”，和季长春的“以需方满意为准”这两种不同的主张的争论，已经较为生动地展示了季长春崭新的进攻型性格，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搁笔，而是进一步通过要

不要消除那连需方都已表示无异议的、象轻烟一般的噪音,把季长春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革命进攻精神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在《典型发言》中,任树英丝毫不介意兄弟厂拖了本厂的后腿,始终满腔热情地支持兄弟厂赶上来,已属令人感动,但作者又进而通过任树英决定拆本厂才砌成不久的隧道烘箱,去支持兄弟厂的“青锋一号”,进一步突现了任树英那种着眼于整个工人阶级的海一般的宽广胸怀。在《严峻的考验》中,从对待工人群众大字报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已经透示了张朴与李富章的思想冲突,作者接着又通过两人对一场工人搞革新暂受挫折事件的截然相反的看法上,展开了更激烈的思想交锋,从而有力地揭示了张朴对生产工人搞革新这一新生事物的热情支持,并对李富章的走资派的丑恶嘴脸作了无情的揭露。在这许多一浪高过一浪的矛盾冲突中,作者不仅注意矛盾的安排跌宕有致,波澜起伏,还努力写出其内在联系:在前一矛盾中孕育着后一矛盾的因素,后一矛盾是前一矛盾的必然延伸和发展。这种艺术上的辩证法是生活里辩证法的能动的反映,使英雄人物的性格能在层层推进的矛盾冲突中得以充分的揭示,并收到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

努力运用对比的方法塑造主要英雄人物形象,是段瑞夏短篇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对比不仅表现在主要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思想与性格的尖锐对立,而且表现在主要英雄人物与一般正面人物的思想与性格也被区别得甚为鲜明。作者常常是通过一场又一场典型性的矛盾冲突,“考验”出各种各样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借以区别出主要英雄人物性格中的闪光的地方。试看《典型发言》中拆隧道烘箱这一典型情节,多么深刻动人地衬托出任树英的高贵品质。一听任树

英毅然决然地要拆隧道烘箱去支援兄弟厂,首先是“同志们惊讶了”!接着,那个女司机武云则激动地说:“不能!我——心疼!”就连一贯作任树英坚强后盾的阿宽师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不禁“心头一震”!这也难怪啊,“这隧道烘箱,砌进了长江厂干部群众多少心血,多少意志,多少力量!”而任树英自己,为了砌这烘箱,也曾湿透了多少衣裳,磨破了多少血泡。但是,唯其如此,才更为鲜明地突现任树英把自己溶化入整个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才更加深刻地表现出她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革命群众的好带头人。而当群众在任树英的启发与帮助下,迅速想通并马上投入战斗时,作者写道:“我们的群众是多么通情达理,顾全大局啊!任树英被深深感动了,她拿起工具和大家一起投入了战斗。”这就以动人的艺术形象,描写了一种崭新的干群关系,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的,他(她)们既带领群众在革命大道上前进,又时时不忘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获得继续前进的思想力量。

段瑞夏短篇小说的再一个艺术特色便是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议论,这种议论,首先是作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一种辅助手段出现的。由于作者对自己笔下的英雄人物充满了赞颂之情,在把这一切灌注到形象描绘中去以后,似乎意犹未尽,于是,作者情不自禁地站出来议论了。这种议论,既是作者对英雄人物的直接歌颂和评价,又似乎是英雄人物此时此地的直抒胸臆。当两者水乳交融般地交织在一起时,就既表现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也表现了作者鲜明的阶级爱憎感情。在任树英的“典型发言”结束后,作者这样议论道:“她代表哪个厂呢?没有说,只是从发言中看出,未来的长江厂、光明厂、东风厂的工人

都溶化入整个工人阶级的形象，他们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勇敢战斗，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描绘下了祖国电视工业的宏图，以顶天立地的气概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段议论，既饱含着作者对任树英的由衷赞美，又是对任树英典型性格的一次画龙点睛式的总概括。议论在段瑞夏短篇小说中的另一作用，便是为揭示与深化主题服务，这一种议论往往是充满比较浓郁的诗情和深刻的哲理。在《这不是偶然的》结尾，作者概述了马家骅、陆群、梁国树三人因为世界观的不同，而在“偶然的生事故”面前表现了不同的态度之后，意味深长地议论道：

是啊，生活中常有偶然的事发生，不过，但愿我们的同志不要等闲视之。千里铁道线上，烈马惊车，总是偶然的吧，可是欧阳海舍生向前，挽千钧于一发却是必然的；繁华的南京路边，拾到一分钱，也该是偶然的吧，可是，好八连的战士把它严肃地交给指导员却是必然的；……偶然性常常把问号推到我们面前，却要我们革命战士用世界观作出毫不含糊的、必然的回答！

这段议论，紧扣主题，并进一步揭示与深化了主题。诗样的语言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读来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一般说来，议论在段瑞夏的作品中是

能较好地为刻画人物和深化主题服务的，但是，有时候，某些作品中的一些议论，似乎只是为了把主题或人物性格特别地指点出来，因而显得生硬，几成累赘。还有些议论的提法似欠准确，也有些议论不够凝炼，句式冗长，缺少诗情和哲理。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希望在作者今后创作中得到改进。

当我们读完段瑞夏同志已发表的十多个短篇小说之后，不禁想起作者自己曾经激动地讲述过的“千人糕”的故事，他并且因此而说道：“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作品，不也是一种‘千人糕’吗？”是的，我们今天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是幸福的，火热的社会主义斗争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党的关怀，群众的支持以及广大业余作者的无私帮助，为他们有可能创作出一篇篇较好的作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当我们读着这些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时，不能不使我们激动地想到，正是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的文艺战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进道路上就没有斗争，永远是一帆风顺。正如段瑞夏同志自己所说：“春苗出土迎朝阳。这支队伍还需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的风雨中经受考验，锻炼成长。”让我们祝愿段瑞夏同志步调一致地随着浩浩荡荡的工农兵文艺新军阔步前进，以更多更好的作品，深刻记录我们伟大时代的斗争生活，塑造出更新更美的一代新人形象。我们期待着。



# 做“大众中的一个人”

石望江

洋楼高耸，前临闹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齷齪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

这是鲁迅给那些高喊向工农大众走去，但实际上却严重脱离工农大众的“革命文学家”所勾勒的一幅讽刺画。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两种反革命“围剿”和两种革命深入的时期。汹涌澎湃的阶级斗争现实向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坚决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努力反映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使文艺真正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然而，当时的一些作家，却坐在“咖啡店”里，关在玻璃窗内高谈阔论；满脑子自以为比别人高贵的思想，向往着劳动阶级给自己从丰报酬——坐特等车，吃特等饭，做特等人。总之，灵魂深处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王国。鲁迅清醒地看到，

这种状况不改变，根本无法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即使他们作品里有革命口号，有工人农民，也必然将革命写歪，将工农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于工农有害。

革命形势对左翼作家的要求与作家队伍的状况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其中关键问题是，如何摆好作家同工农群众的位置：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空喊“获得大众”，还是与群众站在一起，作工农阶级战斗的一员？这一点将决定文艺队伍的阶级性质，也决定着革命文艺的前途。鲁迅认为，必须坚持后者。他说，现在，“阶级的对立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因此，鲁迅号召文艺工作者应做“大众中的一个人”。

做“大众中的一个人”，首先得从“咖啡店”的洋楼上走下来，从亭子间的小天地里走出来，走到工农大众中去，走到社会实际斗争的漩涡中去。但是，到大众中去，不等于就取得了“大众中的一个人”的资格，不一定就能写出革命的文学作品。鲁迅说，“可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

出”。所以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农群众的火热斗争的洪流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在斗争中向大众学习，逐步使自己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正确反映工农大众斗争生活的无产阶级文学，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做“大众中的一个人”，是鲁迅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出的正确口号，是鲁迅对当时文艺队伍的状况进行阶级分析得出的深刻结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道路的大问题。当时有多少“革命作家”就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走向没落，走向反动，走向毁灭的呵！而鲁迅却由于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便在严酷的反革命“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自那时以来，历史已长足地发展了。但鲁迅在民主革命深入时期所做出的结论，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时期，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坚决斗，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深刻地揭露走资派的反动本质及其阴谋诡计，热情地表现无产阶级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战胜整个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努力塑造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战斗任务。显然，要肩负起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关键还在于文艺工作者能不能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人”。这一点甚至比民主革命时期显得更加尖锐，更加迫切。

社会主义革命就其深刻性来说是民主革命无法比拟的。这是一场限制并最终消灭三大差别的革命，是一场限制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这场革命靠谁来搞？只能靠无产阶级。正如鲁迅说的，无产阶级是“对于政治底改造最意味的阶

级”，他们是坚定地要“到无阶级社会去”的。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那种“到无阶级社会去”的巨大政治热情，没有象他们那样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深刻仇恨，没有象他们那样为斗倒资产阶级而英勇斗争的革命意志；一句话，如果他没有同无产阶级一样的理想，一样的立场和一样的感情，真正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人”，根本就无法正确表现这一空前宏伟的革命的深度，无法表现千百万工农大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塑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高大的形象！

应该注意到，文艺工作者要真正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人”，是需要做艰苦努力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影响，传统习惯的影响，在文艺领域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刘少奇、林彪，以至邓小平，搞资本主义复辟，都要争夺文艺这个阵地。最恶毒的一手就是肆无忌惮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三名”“三高”或变相的“三名”“三高”；给文艺工作者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享受特等待遇，千方百计阻挠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相结合，要把他们演变成为“特等人”——高踞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堕落为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这样的“特等人”我们看到的还少么？此中教训还不惨痛么？

是做“大众中的一个人”，还是做与工农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特等人，仍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领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项十分突出的内容。我们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长期性和尖锐性，自觉地和工农群众划等号，坚持和工农群众“搞三同”。总之，对于我们每一个作者，首先要做“大众中的一个人”，做一个为共产主义

(下转 58 页)



处处注意到

王天胜 李道奎 董风山作



朝霞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